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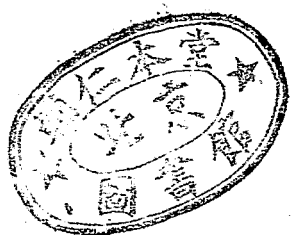


L36 公教聖秩典禮

編譯者：張克定

出版者：兗州保祿印書館

這是一本拉丁文對照的聖秩祝聖典禮，內容包括自剪髮禮起，直至司鐸的祝聖，所有的一切祝聖禮儀，經文，最後還有幾種附錄：如新司鐸的初祭降福等。它要向教胞們介紹公教聖秩的偉大，司鐸地位的尊高，祝聖典禮的隆重。向修生們指示一條正確遵循的途徑，促其對聖召作進一步的認識。爲參加祝聖典禮的新司鐸的父母親友，當作一具精緻的贈品。爲已經晉鐸的人，還可發其深省：你要這樣度生：『要使天主藉我覆手所賜與你的恩寵，再恢復過來』（提後，壹，六）。



馬

瑟

小引

一九四五年聖誕節，兗州修院曾排演火炭話劇 (Feurige Kohlen. 原著者 Martinus Gey-not O.P.)。這劇本是若瑟狄剛修士由德文譯出的，前後排演五次，極得觀衆的好評。狄修士有見于這初次的效果，便于一九四六年暑假中，苦心從事他第二部的譯著。這第二部書，就是我們的馬瑟（或名地上皇冕與天上榮冠）(Amas oder Cäsarendiadem und Himmelstrone. 原著者 Joh. Kreiten SVD.)。譯後，即于一九四六年聖誕節在本院試演。五次排演，效果甚佳，博得不少的掌聲。讚許和鼓勵，故此才有今日的付印。然而我們的狄修士，因于本年（一九四七年）暑假中蒙主教召回河南開封總修院攻讀哲學，不得親自校訂譯稿和付印，這實在也是我們的一大憾事！

這話劇有它歷史上的根據，並非全出自杜撰。就如：嘉浦 (S. Agapitus) 確是于公元二七五年與助良 (Aurelianus) 皇帝在位時致命的聖人，那時，他只有十六歲。同年，與助良被刺，戴琪 (Tacitus) 繼帝位。

這話劇含有兩種教訓：爭取地上的皇冕（虛榮）直是毫無價值的危險行爲；奪得天上的致命榮冠才是真明智，真幸福！

這兩種不同的觀念，都可于嘉浦的父親馬瑟身上表現出來。他是羅馬議員兼市長，精明強悍而又有權謀。他過度的自尊與驕傲促成他篡位的決心。他爲奪得地上的皇冕，不惜利用

極醜惡的手段。他計劃着親手殺死奧肋良以攫取皇帝寶座。同時，另一方面，皇帝的哥哥束弟和他屬下的將官也在那兒做着皇帝夢。議員甫思也不甘落後。他因了羅馬神教司祭長傅寶民的登憑和幫助，也在準備着把皇冕加在自己頭上。因此才鬧出如許奸計和殘殺。

在他們暗鬥的期間，馬瑟因受到他兒子嘉浦和他愛妻勞地亞夫人篤誠信仰的感化，漸次改變，終至也皈依了救主耶穌，並爲彌補已往謀弑的罪愆，甘心替皇上犧牲了自己的性命。如此固然沒有拿到地上的皇冕，却領受天上無價的榮冠。

我們熱切期望，這話劇能引許多公教徒和非公教徒，着實想到人生的意義和目的！這也就是我不憚簡陋，仍敢出版這小冊的最主要動力與原因。

夏德威司鐸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寫於兗州修院

遙寄母院

每逢風沙飛揚的時候，我的心便悄悄地向遙遙的東方飛去。

那邊，我七年寄身的母院，就在兗州——那古老的沙城內。

分別像一道無情的水流，無情地把我們的距離劃開了。沒有橋樑，沒有渡船，一河兩岸，可望而不可即！

「親愛的母院啊！我不能忘懷妳，像不能忘懷我故鄉的美麗！」

「多少個黎明，多少個黃昏，多少次祈禱裏，我無聲地呼喚着妳的名字！」

「十二歲時，我把我童年的希望和夢想，寄托給妳的愛撫。妳關心我，照顧我，愛我而不知息——愛深責也切——七年如一日！」

「妳像一盞明燈，給我這昏蒙的行者照亮前路。」

「你像慈母的手，在園陀裏給我輔助，哀傷裏給我慰藉。」

「親愛的母院啊！我感激妳！」

「回憶起你的恩愛，我快樂，我流淚，心底有自愧的汗珠兒滲出。」

「我的感激是快樂的，創痛的，參有苦澀的懺悔。」

「四個月前，我回到故鄉來了；故鄉正在炮火下哭泣。當前流亡毀滅的大劫，使我猛記起

馬瑟

陸

『易別難聚』，已逝的快樂，流光留不住。——我淚下了，這雖是近于兒女的情態，然而却正是至誠的流露。

「親愛的母院啊！我怎能忘懷妳！」

每逢風沙起揚的時候，我的心便悄悄地向遙遙的東方飛去。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若瑟狄剛寫于古汴。

兗州修院曹君金標·孫君富卿·徐君相增·王君懷臣·徐君慶林·東君景昇諸位同志，拙暇代爲校正·抄錄，對他們的友愛和輔助，謹致誠摯的謝意！

狄剛又及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劇中人物：

聖嘉沛 (St. Agapitus) (年十六歲) 市長之公子

馬瑟 (Amas) (聖人之父) 羅馬市長

奧肋良 (Aurelianus) 羅馬皇帝 (特拉齊地農家出身，二七〇年即位，二七五年卒。正值羅馬
武人爭奪帝位時期。)

傅賓民 (Flaminius) 羅馬司祭長

東弟 (Quintillus) (皇帝之兄) 羅馬皇帝親軍司令

甫思 (Faustus) 羅馬議員

戴琪 (Tactius) 羅馬議員

梅柴 (Meconas) 羅馬議員

慕哲 (Marcellus) (天主教徒) 羅馬議員

福來 (Flavius) 羅馬議員

瓦洛 (Varo) 羅馬議員

迺都 (Mnestus) 皇帝秘書

高盧 (Gallus) 團長，後升師長

嘉猷 (Cajus) 團長，後升師長

馬瑟

柒

馬瑟

捌

嘉理 (Carinus) 團長，後升師長

迪多 (Titus) 團長，後升師長

瑪考 (Macro) 團長，後升師長

波飛 (Porphyrius) (天主教徒) 嘉沛的老師

吐巴 (Tuba) (猶太人) 馬市長府內的僕人

狄伯 (Tiberius) (傳寶民之子) 羅馬學生

納索 (Naso) 羅馬學生

理諾 (Linus) 羅馬學生

老雷 (Tiresias) (黑人) 工頭

瑪加 (Makarins) 背教徒

守門者一人

彈琴者二人

吹號者一人

捕役四人

刺客二人

御前軍官・衛兵・貴族兒童・市民・奴才等多人

聖嘉沛之母勞地亞 (Claudia) 夫人的屍體一具

第五幕顯示時：救世主，天使勞地亞夫人，波飛先生，致命的兒童，在煉獄中的馬瑟

時間：

羅馬皇帝奧肋良在位的末年（第三世紀末葉）

地點：

羅馬市

馬瑟

玖

馬瑟

拾

第一幕

第一場

馬瑟的居室，後部有華麗的幕帷，可通他室。幕開時，馬瑟站立桌前，手持皇帝詔諭。桌上有書信數封。

馬瑟：（凝視地板。）皇上要我馬瑟同議員們商討天主教徒的問題嗎？何必這樣呢？難道我馬瑟的判斷力，不足為一個精明的判官，而需要依賴別人嗎？（向內台呼喚。）波飛！（波上。）把這張紙燒掉！（馬將上諭擲波腳前，波拾欲退。）等一會兒！（咬牙，自語。）我那能這樣隨便。——把那張紙給我，走吧！（波下。）我的一切思慮，一切計劃，都為着一個目的，關係着一件事：在我心裏，我常聽到應當向前的呼聲，夢裏我覺得已經獲得了皇冠和皇袍。然而白天一到，我又應當回到我現實的境遇裏來。（跳起來。）這真是使我靈魂永不能安息的痛苦！（他迅速的在台上踱步，忽然停住。）奧肋真這個老農夫還能登上羅瑪帝國的寶座，那麼，我馬瑟如果想坐一坐的話，能說太高嗎？前幾天皇上的哥哥東弟對我說：「羅瑪帝國應當在你的掌握中。」他對他弟弟已懷恨好久了。皇上左右的人都擁護他。只要他願意，他可以頃刻間，由寶座上把皇帝逐走的。現在他要將這頂皇冠送給我了！可是，我能冒然相信他的話嗎？他是如毒蛇一般狡猾的啊！我要用我的眼仔細察看

他的一切，固然諂諂他，是我的自尊心絕不容許的，然而我却能利用他的地位和他的權勢；他能調動整個軍隊，我必須利用他，方能成就我一切的理想：把皇冠加在我的頭上，並由嘉沛身上開始我子孫孫萬代的基業！不過，到那時候，東弟！你的末日就來到了，我不再需要你！（他徘徊幾步，抓起信來拆開，急急的看。）他們已經說了，馬上就要到這裏來。啊！傅資民這條毒蛇，他不只在我面前獻殷勤，他還諂媚皇上呢！（將信撕破。）這個人，我應當小心他！（讀第二封。）甫思，這個冷靜的人，（將信撕破。）他常常含着不知什麼意義的微笑，窺視我的舉動。然而，我不怕他那尖銳的眼光。即便他能知道我心裏所希望的一切，也沒有什麼關係。我要不惜以他的血，把「皇袍·皇冕」這幾個字，在我的心上寫得更清楚！（敲門聲。）

波飛：（上。）戴琪與梅柴二位議員要見大人！

馬瑟：讓他們進來！（波退 戴·梅二氏上場。）

第二場

馬瑟·戴琪·梅柴。

馬瑟：二位好？（握手。）二位來得真好！（譏笑狀。）現在天主教的問題好像把一切人的心都蒙在黑暗中了！

梅柴：市長這話，我不大以爲然！現在傳寶民大司祭長正努力辦理這事，皇上又十分熱心地贊助。所以我想天主教的消滅是不會久待的。——同時，我從朝廷裏給市長帶來了一個好消息。

馬瑟：是給我的嗎？什麼消息？

梅柴：上次皇上凱旋入城時，看了府上嘉沛公子，現在要召他入朝去。這裏有聖上的詔諭，不必我饒舌，市長請自看！（遞詔給馬。馬閱畢，朗讀）

馬瑟：「朕將賜福卿子，嘉沛將成朕之心腹。明晨令之上殿見駕，特賜卿家洪福！」（走向後台喊。）波飛！叫嘉沛來！（轉回。）奇怪！爲什麼這幾天沒人提到東弟了呢？難道我們的事情不進行了嗎？

梅柴：市長這是那兒的話？東弟現在正忙着羅致我們的同志呢！他昨天還告訴我，皇上的秘書連都也入夥了。

馬瑟：這樣說來，大家都很忠實于我們的計劃了吧！

戴琪：當然！奧肋良這等老農夫出身的人，也要夢想常居我們羅馬帝國的寶座，這對於任何一個羅馬國民都是莫大的恥辱！

馬瑟：對於奧肋良這個人，梅議員！您有什麼意見？

梅柴：提起這個人，我的心血便會沸騰起來的。你們都記得他說的話：「你們這些議員，真是

「羣奴才，簡直連我的狗都不如！」

戴琪：對！就是在我們奏請議員一職不用外人充任，只任用羅馬人的那一次，他這樣罵了我們。這幾句話我簡直都刻到心上了。這種羞辱那一個能忘記呢？

梅柴：是啊！我還記得京弟特別給我們解釋了，說這種污辱實在太不容易忍受，他並且很向我們表示一番同情，也很贊成「共和」。說我們羅馬民族應當有我們自己的前途！

馬瑟：可是，他終是皇上的親哥哥，我們只一味利用他，究竟誰能知道他懷着什麼心思呢？

戴琪：這事不必担心！他所以要這樣作，是因為同與肋良不和。他說從很小的時候，他就開始仇視與肋良，因為與肋良不願他是一家中的長子，最好的服裝，最好的馬匹，都是與肋良取用，一些也不讓他。

馬瑟：不過，他什麼時候要下手呢？

梅柴：皇上的秘書迺都，偷用了皇帝玉印，竊用了國庫，所以除非殺死皇帝，他實難以自救。

現在結賬的日期已近，他要承辦這事。我想，三天以內，大事就全清楚啦！（敲門聲。）

馬瑟：啊！大約是我的小嘉沛來了！那麼請諸位先到客廳去坐一會兒，爲了我們羅馬光明的未來，今天我要和諸位歡飲幾杯。（梅·戴二人起立。）

梅柴：只要我們堅決而又忠誠地作下去，羅馬的前途絕對要是光明的！我們要爲了「共和」努力幹下去。（梅·戴下。）

第三場

馬瑟獨自一人。

馬瑟：爲我們的共和嗎？你們這些傻瓜！羅馬民族是應當有皇帝的！不過，應當是出身貴顯的皇帝才行！衷弟！你的計劃很不錯，你自己要作羅馬皇帝，是不是？可是，我馬瑟並非沒有眼睛，你的陰謀我都明白！（一字字慢慢地說出。）我會叫奧肋良認識他的哥哥。時機一到我就要這樣做！（敲門聲更響。）噢！嘉沛來了！嘉沛，你是我艱辛航途上的鐵錨，爲了你受皇上的寵愛，我的計劃方能更平安地進行。（迎嘉沛上。）嘉沛！你到那兒去啦？

第四場

馬瑟·嘉沛。

嘉沛：剛才練習西塞老(1)的“Quo usque tandem”(1)那篇演講去了。爸爸！爲公義和真理去奮鬥是多麼幸福的事啊！

馬瑟：是！——你來看看這封信！

嘉沛：（讀信。）爸爸！這是什麼事？我不明白。

馬瑟：這封信是使你有福，使我的希望藉以實現並光榮我們門庭的。它要成爲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點。因爲你須藉着它，才能跨進這繁榮的世界中去。

馬瑟

嘉沛：（感動痛苦地。）爸爸！我……

馬瑟：孩子，你不要反對，爸爸的意思是和皇上的意思一樣的。雖然你如今只是一個人人喜愛的小孩子，可是將來他們要給你幸福的冠冕。我告訴你，你要成爲我們家族的榮耀。不只祖先們爲了你歡顏于黃泉之下，你的後代也要永遠讚頌你的功業。

嘉沛：（難受。）爸爸！朝廷不過是些美麗的房子，裏面住着些豪富的人而已，它能給我什麼呢？爸爸！你也要我扮演這無味的戲劇嗎？

馬瑟：啊！我的小哲學家！你從那裏得到的這種思想？這樣廣大的世界，你却會解釋得這樣渺小。只有得天獨厚的哲人，才能視人間的一切，皆平庸而不足爲奇。所以你的話我不但不怪異，反而更使我安心。我要高興地把你送入朝廷，安心地的等待你步步陞高的消息。我要在你的大理石像前給你加冕，並爲了我作父親的幸福和作羅馬人對你所有的自負向你歡呼：「嘉沛我可愛的兒子萬歲！」

嘉沛：（苦痛地。）不！我不去！我想媽媽。

馬瑟：不要再說啦！就這樣辦！明天你應當上朝！現在預備去吧！（下。）

嘉沛：啊！朝廷！我的嘉爾瓦落山！（三）

第五場

波飛導甫斯·福來·瓦洛三議員上。瓦洛牽一奴才，在他說話口吃時作助。

瓦洛：（氣咻咻地。）啊！你們都走得那麼快，不知道我瓦洛是個大胖子，該多等我一會才是啊！

甫思：（向波飛。）傅寶民還沒有來到嗎？

波飛：大概還沒有到。

甫思：噢！那麼我們來的不算太晚。（下。）

第六場

嘉沛：（很難過地。）這個事我怎能告訴母親？他病得那麼厲害，（嗚咽。）我不能告訴她！
波飛：（回來。）怎麼？嘉沛！你哭起來了嗎？什麼事？

嘉沛：啊！可敬的老師！有一個壞消息，把我的希望都打消了。我要陞神父的希望，現在像晚霞一樣消失了。爸爸說，我應當進朝廷侍奉皇上去。這是多麼大的轉變！而且媽媽又病得那麼厲害。

波飛：噢！你是爲了這難過嗎？孩子！你不知道天主屢次把我們破碎了的希望，變爲我們將來幸福的基礎嗎？

嘉沛：那麼，我應當服從嗎？

波飛：問你媽媽去吧！（二人欲下。）啊！你看我們的教胞慕哲來了！

第七場

慕哲：讚美耶穌！

嘉·波二人：永遠讚美！

慕哲：祝你們二位平安！我剛從地窟裏彌撒回來。我們的聖父教宗讓我問候你們。嘉沛！聖父另外關心你，勸你要小心；另外在這個時期應當格外小心。因為有無數的偵探正在尋找教友們。說話時尤其要小心！現在領我到你有病的母親那裏去吧！我給她帶來了教宗的至聖祝福！

嘉沛：對於我沒有特別的祝福？

慕哲：他希望有一天能穿着司鐸的祭衣去見他。

嘉沛：啊！這是多麼大的幸福！我告訴母親去！（急忙下。）

波飛：真是，小孩子的心情會轉變得這麼快，一會兒什麼都忘了。

慕哲：啊！我幾時看到這純潔無罪的孩子，在我的心中便生出一種恐懼的預感。他是這樣自然，毫不拘束地站在這些毒蛇般老奸巨滑的人羣中。好天主保護他——這一朵純潔美麗的小花吧！（二人下。）

第八場

吐巴·傅寶民和三個羅馬學生。

傅寶民：吐巴！你真的看清波飛劃十字了嗎？你聽見過他喊「耶穌基多」這個名字沒有？如果真的話，那麼這是個確實的證據。可是怕你的年紀太大，眼和耳朵都不管用了吧！

吐巴：那裏的事，司祭長！猶太人是不會耳聾眼花的。

傅寶民：對！你們猶太人，確實是一個很特別的民族。

吐巴：我完全按照您的話作了。那一天那麼黑，那麼冷，我爬在波飛門前，不要說他的話，連他喘氣都叫我聽見啦！

傅寶民：好！現在把我的孩子狄伯和他的同學領到花園裏去，讓他們和嘉沛一塊玩耍。（向學生們）你們要留心，仔細記住嘉沛的每一句話，好告訴我。這事很有關係！好好聽我的話，我要給你們好酒喝。

狄伯：放心吧，爸爸！我們都是大學生了！

納索：原是，而且還都喜歡喝酒呢！

傅寶民：吐巴！送他們後，趕快回來！（吐巴與學生下。）

第九場

傅寶民：（獨自）現在我揭破了一個秘密：波飛是一個天主教徒。這是早已猜想到的。這個天主教徒又是嘉沛的老師，嘉沛是市長的希望。啊！馬瑟！再待一會兒，一切假面具都要丟掉，一切馬脚都會露出來了！受教育的和教育他的有同一的思想，你能了解我嗎？

第十場

吐巴回來。傳寶民與吐巴。

傳寶民：吐巴！你的本領怎麼樣？

吐巴：老爺！猶太人都是很聰明伶俐的。

傳寶民：這裏沒有別人吧？我最討厭有人偷聽我們說話。（吐巴四下瞻望，然後點頭。）吐巴！我想利用你剛才告訴我的事。這裏我賞你一些錢，可以拿去。（扔給吐巴，吐巴拾錢數狀。）不過，你會說話嗎？

吐巴：吐巴不是啞吧。

傳寶民：吐巴！你煩那些奉天主教的人嗎？（吐巴抱拳作切齒狀。）好！這事算完了。現在議員們都在那裏？

吐巴：在客廳裏。——不過，司祭長老爺，這事爲吐巴沒什麼危險嗎？

傳寶民：這事後來說。

第十一場

馬瑟、梅柴、慕哲、戴琪、瓦洛、傳寶民、甫思七人，由後台出現，並兩名兵士。

馬瑟：諸位請坐。聖上的命令諸位已經知道，陛下所以要諸位上敝舍來的因由，諸位也已明瞭。

。現在我請諸位把各自的高見說出來。

戴琪：我們的國家觀念，是不能接受那個東方加理來亞人（四）的。所以，諸位，照鄙人的意見，天主教徒都應當死！（站起來說，說畢卽坐。）

傅寶民：（起立。）戴議員！我贊成你的提議。因為，信奉天主教的都是最下流的人，只有全數殺戮，決沒有更好的辦法。而且他們不只在民間活動，現在竟也申張到我們羅馬貴族的府第裏面，甚至連我們一部分虔誠敬神的百姓，也不進國神的大廟了。這還了得！

馬瑟：我的眼力並不壞，然而這些事我都不會觀察到，司祭長！

傅寶民：當然，因為馬市長已經許多時沒進過國神廟了。

甫思：（尖刻的。）法律說什麼？讓法律判斷。

傅寶民：天主教徒不承認皇上的神性，侮辱羅馬國神，在密祕議會裏實行邪術，為他們的懲罰，依照法律，窮人應當鬥獸，富人應當斬首。

馬瑟：哈！司祭長！你什麼時候作了市長？

甫思：法律上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了，沒有多事討論的必要！

慕哲：我以為還有討論的必要。我們應當仔細地審察過一切證據之後，才可以判決！因為我認為一些良好的公民與貴族，他們是勇敢而忠於皇上的人，但他們也信奉天主教，所以執行法律，不可馬虎從事！

甫思：什麼？幕議員，你以為那些不進香與我們聖上的人，也堪稱為羅馬公民嗎？信奉天主教，這事本身就反對羅馬神教和聖上。

傅賈民：好啊！這是真正羅馬人的話！

梅柴：我的意思，充軍够了。我不願意我的手沾染國民的血。

福來：我的意思和梅議員的意思一樣。

傅賈民：我請一位要仔細想想你們的話。

戴琪：我要說，如果諸位關心到國家的利益，並且願意作一個有名有實的羅馬人，那末，我們只有一條路，而且是必須走的一條：即使百姓的血流成河也無妨！

瓦洛：我雖然是一個思想家，然而對今天的問題，不知道什麼原因却有點弄不清。（有奴才給瓦洛提示。）別這麼大聲！（打他。）諸位不要見怪！我用這個東西，是叫我的意思可以很合適的表示出來。我現在上了年紀，有時竟連主語和賓語都顛倒的……

馬瑟：（打斷瓦洛的話。）你說正經話吧！

瓦洛：好！正經話。我對此事的意思是……（假作咳嗽，說不出話，奴才提示。）

馬瑟：你說啊！議員老先生！

瓦洛：是！這就要說……（咳嗽。）……我說，得小心，在一切事情上都得小心！我不贊成流血，不但不喜歡我自己流血，我也不願意看見別人的血，我看見血就惡心想嘔吐。所以千

萬別殺人！而且天主教徒的血有魔力，我只一想就覺得害怕。……

甫思：皇上的聖諭是怎樣說的呢？

馬瑟：聖上並沒有普遍地諭以死刑。

瓦洛：這，我瓦洛覺得倒還很不錯。

傅賓民：到底是怎樣說的？

馬瑟：（讀，）「天主教徒，以侮慢皇帝神性，以反叛國家，以邪術煽惑民心，或將家產充公，或流配異地，或定以死刑。」聖諭是這般說的；並不會普遍地諭以死刑。

甫思：但是聖諭上說的已經夠清楚的了，只要腦子有一點不糊塗，就會判決天主教徒是必須以死刑處置的。

馬瑟：（反議之。）但我以為，我們中恰有這種腦子不十分清楚的人在，因為法律須要絕對公正與分明，不能一概而論。（冷眼視甫思。）

傅賓民：（瘋狂地）市長！我覺得我應當更清楚地說一次。我以為，假若你真認識天主教徒，你應分定他們的死罪。他們凌辱我們帝國的神聖，污損皇帝的權威，以我們羅馬神受辱作他們的得勝和光榮。他們依恃邪術，深居在羅馬良民一去必死的幽窟中，舉行一種吃人的餐禮……

馬瑟：我也曾經閱過關於以前天主教徒的案件，但和大司祭長所說的却大有出入。天主教教理

的內容只是懦弱・謙卑・壓制自己・無言的地像狗一般忍受污辱。這樣的人絕不會反叛國家。他們根本想不到「反叛」這兩個字。他們只是一羣沒有意志的奴才，連他們所敬的神也是在十字架上死去的一個奴才。所以，我以爲這些崇拜頭戴茨冠・釘在十字架上的人爲神的，我們羅馬人只卑視他們已很不屑，如果再以他們的血，來污穢我們羅馬聖地，我以羅馬人的自尊立場決不能容許！我的意思，把這些人充軍！打發他們遠遠的！

傅資民：但是判斷者的眼光，應當像陽光一般銳利和光明！因爲如果維護正義與公理的人是瞎子，那麼危險性太大啦！（挑撥地。）說不定市長的眼光有時也有馬虎的可能吧！

馬瑟：傅資民，你說話不要太不檢點，你能證明你的話嗎？

傅資民：是！每一句話我都能證明！市長！

馬瑟：那麼你說！我馬瑟在什麼事情上可以受人指摘？

傅資民：假使我指示給你「天主教」這條毒蛇在府上具有多麼大的勢力，（驕傲而鎮靜地向前）而且你的兒子也在他的管理之下時，別人就要認清你的眼光多麼蒙昧！——你剛才說過，天主教徒，我們卑視他們已很不屑，照你的意思，把他們充軍。好！請你先由你府上開始吧！然後再說到全羅馬！

馬瑟：假使我的脾氣和蘇普拉（五）貧民一樣，告訴你，我早已砸死你了！可是，雖然你已經觸怒我，我馬瑟還能制止我的怒氣，待你的狂言發放完畢。現在你開始證明！

傳資民：好！請喚吐巴和波飛來！波飛是天主教徒！我說他是天主教徒！而且他的知慧也牽引了市長的公子嘉沛。這些，奴才吐巴都能給我們作證！

馬瑟：（跳起。）夠啦！（向後台呼喚。）波飛！吐巴！

吐巴：（十足奴才性地入場。）老爺！小人來了！有什麼事情，分派小人去做就是了。小人願効犬馬之勞！

馬瑟：奴才！給我實說，波飛是不是一個天主教徒？

吐巴：老爺！這是多麼難答的問題！

馬瑟：或者說「是」，或者說「不是」，扯什麼閒話？你這可惡的奴才！

吐巴：（難受地。）波飛是……是……天主教徒。

馬瑟：你給我證明！狗東西！

吐巴：我聽過他嘆息，小聲嘆息：「基多耶穌！」我聽着是波飛的聲音。我沒有聽錯。（思索狀。）另外他那些奇奇怪怪的行爲，可以叫人覺出他是天主教徒來。但是，叫我說却說不出來。

馬瑟：說完了嗎？

吐巴：是！吐巴的本分真不好盡。

馬瑟：（向後面喊。）老雷！

吐巴：啊呀！老雷！了不得！我的話都是實話，老爺！小人連一句瞎話也沒有！別吓老雷！好心的老爺！啊呀！老雷！我這個可憐的人！（老雷入場，臉上呈着幸災樂禍的笑。）

馬瑟：按這個狗東西五十鞭子！數好！

吐巴：（在地上哀號，老雷拖他走。）議員老爺們可憐小人！吐巴不告他，說別的也行。恩典恩典！我說的不是那意思。啊呀！吐巴要死啦！（下。）

傳寶民：（向波飛走去。）波飛！現在有人控告你是天主教徒！

馬瑟：傳寶民！這裏誰是判官？波飛！你是忠實的，你一句話就足以消除一切的疑惑。現在說！你是天主教徒嗎？

波飛：（莊重地。）我是！我愛那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我是教友！這是我的榮幸！（馬瑟似爲閃電所擊，跌坐。慕哲走出去警告嘉沛。）

甫思：（勝利地微笑。）成功啦！

傳寶民：現在一切都看清楚了！

馬瑟：（怒目視波飛疾語。）啊！你這個人！你竟這樣污辱我的聲譽！這就是你所謊言的「事實」嗎？

戴琪：要使羅馬府清潔，只有「殺戮」！

嘉沛：（闖入抱馬瑟足。）噯！爸爸！不要讓波飛離開我！

馬瑟：不要再提這個名字！你先上一邊去！不然，你父親要……

梅柴：少爺！此後可以把那無學識的人忘掉吧！朝廷裏藝術家與博士多着呢！

嘉沛：朝廷，我的囚室！

傅寶民：只有奴才能說這樣的話！

馬瑟：（招呼兵士。）來！把這個人帶到禁閉室裏，囚起來！其餘的事後來再說！帶下去！（兵士帶波飛下。）

嘉沛：爸爸！他是那麼好的人，千萬別害他！（馬瑟推倒嘉沛，嘉沛由地上緩緩地起來哭泣入內。）

馬瑟：現在，會算開完了，各位請自去，讓我在這裏想想。（衆起立。下。）

瓦洛：開這種會真叫人受罪，連一點趣味也沒有。找酒神去解解悶吧！（下。）

傅寶民：今天聽的不少，見的也不少。我們要仔細地思索一下！市長！（下。）

第十二場

僕人：（僕人上。）東弟與酒都急急的要見市長。

馬瑟：告訴他們，我不在家。

僕人：是！（欲走。）

馬瑟：先等一等！（自語。）恐怕這樣不很好！（對僕。）光他們兩人嗎？

僕人：和東大人一齊來的有幾個軍官，看樣子許是幾個團長。

馬瑟：那麼領他們來吧！（僕下。）他們能給我帶來什麼呢？他們要去行刺。這行刺要帶來可怕的結果。我真不能制止心內的恐懼。但是，雖然恐懼，還是應當成就！我要幹下去！無論怎樣，即使踏在血和屍體中我也要前進！

第十三場

馬瑟·東弟·迺都·五個團長。

東弟：市長！我們不能再久待下去了！

馬瑟：什麼事？「不能久待」這話怎麼講？

東弟：我們的計劃，如果不早下手就要敗露了。我預備在最短期間下手！到收獲節那天的宴會中，我們要趁熱鬧起事。這個老暴虐東西要完事了！不過，這幾天是很要緊的。我怕有不可測之事發生，想在這幾天裏把隊伍都調齊，好到萬一有事時不致失措。

馬瑟：怎麼？我們的計劃敗露了嗎？

東弟：再有三天，迺都結賬的日子就到了。他對國庫幾千元的虧空就要完全敗露。那麼迺都的性命……

遜都：這次流血的工作，都由我遜都承擔！我要爲我的生命，自由和榮譽去拚一場！

東弟：市長！你知道嗎？這幾位英雄和全軍的弟兄們，都完全和我們一心一意，站在同一方廬的。（指五位團長。）他們都一致爲着皇上的不公氣憤着，因爲奧肋良把侍衛的工作完全

交給別的部分，把我們這一夥英雄們竟置之不顧了！

馬瑟：怎麼？他受到了什麼警告嗎？

東弟：並不是受到了什麼警告，他的天性就是多疑不能信任人的。

馬瑟：現在，我可以請教這幾位英雄的大名嗎？

東弟：嘉理，這位廸多，這位高盧，瑪考，嘉猷。這幾位都曾在波亞深查，法諾，帕米亞顯過身手的。現在奧肋良還應當記得法諾一戰，嘉理和高盧二位怎樣在敵人的重圍中救出了他的性命。

嘉理：是在打北方蠻子們的那次戰爭中。

馬瑟：可是，已往皇上的救命恩人，現在居然能變成刺殺皇上的人嗎！

高盧：他確實應當得到這些。我們爲這一大功得到的感謝，就是直到今天他還罵我們救他太晚呢！

馬瑟：東將軍！你對於將來到底有什麼計劃呢？

東弟：不要怕，將來再說將來的。

馬瑟：噢！我懂得你！只是請你記得！一個謀反的同盟，是一個有危險性，害人的東西。並且，說不定，設陷阱的人，自己也會落到陷阱裡去的！

東弟：沒有關係，我們的同志都是十二分可靠的，收穫節前晚，大家都在皇宮聚首吧！市長在皇上跟前，希望要勉力使他愉快些，以妨起疑，我聽說嘉浦少爺成了皇上的愛寵，他在跟前必定更不成問題啦！好！趕快下手！

馬瑟：我相信，我明白的不少了！好！

——幕落——

(第一幕完)

(一) 西塞老 (Cicero)：紀元前一零六年生，一四三年卒。羅馬政治家，演說家。

(二) Quo usque tandem：為西塞老著名演講之一。

(三) 加爾瓦略：耶穌被釘處，此處意即苦地。

(四) 加理來亞人：即指耶穌，因耶穌居在加理來亞。

(五) 蘇普拉：羅馬城外之貧民窟，素為羅馬貴族所卑視。

第二幕

第一場

瓦洛府第夜間。

納索：哪！夥計們！別這麼喪氣啊！喪氣是侮辱我們羅瑪好酒的！酒是我們內心興奮和精神振作的原由，你們不知道嗎？今天讓我們好好的經驗一下吧！

狄伯：納索！你今天在那裏學的這幾句漂亮話？真可以把它們當作名人的格言，放到酒館裏去。

納索：酒的香味叫我們的精神振作，灰塵般的學校生活叫我們昏沈，這是我的老經驗。

狄伯：理諾今天有什麼事，這麼不高興？還是嘉沛昨天的逐客令弄的你嗎？夥計！別管這啦！

我告訴你們，我今天想起來一個好把戲，管保叫它有趣又光榮。連皇上的勝利也不比它光榮！

納索：什麼？快說出來！我們學生除了「喝酒」和「搗鬼」以外，還有什麼更偉大的事呢！

狄伯：同學們都知道，我們是專門研究人生的，是不是？不過，要研究人生必須先研究人；要研究人必須先研究人的性情。

納索：要說快說，別瞎扯，講大道理！

狄伯：現在我們正站在瓦洛的門前。幾個星期前，却是我 and 別的三個同學站在這裏。那時是夜裏，很靜，我們把他鬧醒了。可惜得很，這傢伙——這個老胖傢伙並沒有出來。你們知道他是最煩人在他睡覺時擾亂他的。這個事以後，我聽我父親說，他在議事會上提起來了，大大的罵了一頓。氣得他，身上的肥肉像地震一樣的搖動起來了！

理諾：(Repetitio est mater studiorum.) 我們得重新再來一次。這樣，對於人生的瞭解會更深一層的。

納索：好！理諾也有勁啦！

狄伯：我想叫他上一次當！叫他相信天主教徒要制死他。誰都知道瓦洛這個人是比婦女還容易欺騙的。不過，把他氣極的時候，他也會跟巧嘴罵街的女人一樣的。

納索：這麼一個胖傢伙，大塊頭，你怎麼把他弄出來？

狄伯：沒有困難，「火」很可以把他引出來。我們的火把會叫他發狂。這後面有一堆劈柴，是昨天從城外給他送來的。只要把它們移到牆邊，扔兩個火把，大功就成了。

理諾：狄伯！這是個有危險的玩藝兒！

狄伯：我們當學生的什麼也不必怕，況且爲房子並沒有危險。

納索：況且又有天主教徒，有什麼事推給他們就得了。

狄伯：那末，立時下手吧！（納索·理諾下。）我去把看門的叫醒。我認得他，他是很胆小的。

人。（給在後台的納索・理諾二人說。）夥計們！你們要同時喊：「失火了！失火了！天主教徒把房子點着啦！起來吧！瓦洛議員！快起來！」

納索：（自後台說。）好！這次我們的後代又有笑話談了！

狄伯：現在快將火把扔進去，喊失火！趕快亂跑一陣，氣喘吁吁地，裝着在追天主教徒！（狄伯自己喊。）失火了！失火了！（瘋狂地敲門。）起來啊！失火了！起來啊！瓦洛議員！納索與理諾：（一會跑前，一會跑後。）失火啦！失火啦！天主教徒放的火！起來！瓦洛議員！守門者：（開門。）什麼事？失火了嗎？那裏？

狄伯：（闖進瓦府。）趕快救瓦洛議員！（在府內喊。）都燒光了！這些天主教徒，這些奉天主教的人，這些放火的惡鬼！瓦洛議員快起來！瓦洛議員快起來！

幾個奴才：（自府內出。）那裏有火？

納索：（氣喘吁吁地。）那邊！那邊！快滅！快滅！這些該死的天主教徒！（奴才去救火。）理諾：（闖入。）都跑了！和兔子跑得一樣快！無影無踪了！

瓦洛：啊！多麼了不得！狄伯！來扶住我！這是多麼了不得的事啊！他們要殺一個議員！啊！這些天主教徒！我待你們真不錯啊！我不主張殺你們，你們倒要燒死我嗎？

狄伯：你是這樣廉潔，這樣無瑕可指，這樣有精神的人，誰要燒死您，真是頂大的罪人！這樣的人得不了好死！

瓦洛：狄伯！我們現在是在一個極險惡的時代裏啊！噢！你們這些天主教徒想燒死我。那邊也得！你們燒死我不就是要傾覆羅馬大帝國嗎？

狄伯：大約一共有六七個大漢，拿着火把，闖過去了。我們同他們爭持了一會，我們一喊，他們就逃走了。看那邊！瓦洛議員！看那火把！

瓦洛：是！我看見啦！奴才們！快救火！快救火！我的寶貴的宅院啊！

狄伯：可以放心了，議員老大人，火才一着起來就被我們撲滅了，現在可以說沒有危險了！

瓦洛：現在是夜裏啊！狄伯！來！讓我抱你，可愛的孩子！我朋友勇敢的兒子！（抱他。）我要怎樣謝謝你呢？

狄伯：啊！你的慈愛足夠報答我一切的辛苦了！

瓦洛：這些該死的瘟東西——天主教徒！兇手們！司祭長說得着實不錯，他們真該死！（納索·理諾氣喘吁吁地上。）

狄伯：這是納索，這是理諾，他們也是您寶貴生命的救助入。

納索：啊！累死人！我喝……（作暈狀。）

瓦洛：你們很辛苦了！來吧，孩子們！上我瓦洛的懷裏來。（拉起他們來。）我有最上等的酒給你們喝。

狄伯：瓦洛議員！您是羅瑪的基石，天主教這條毒蛇的頭，總有一天會在您這基石上打破的。

我們祝您萬歲！

理諾與納索：瓦洛議員萬歲！（下。）

第二場

皇宮前面，左右中間均有階梯引到多柱的遊廊上去。廊環形，圍抱皇宮。皇宮前有廣大的廣場，左右都有街道伸進廣場。靠近一道街的拐角有一座石講壇。奧來良皇上與馬瑟在來回的散步。

奧肋良：（握馬手。）看你的眼，我就知道你說的是實話，你的手給我指示了你心內的忠誠！馬瑟：陛下！我雖然不願意在您面前告東弟將軍，然而我不能不把這可怕的消息報告給您。陛下！在弟兄的假面具下，偷偷地進行着暗殺的陰謀，然而您却在夢中。

奧肋良：我在夢中，——然而現在你使我醒覺了，愛卿！我素日雖不怎麼信任東弟，然而並沒有想到他會有這樣兇惡的陰謀。

馬瑟：所以，陛下！我看到人世間的這種虛偽與狡詐，我深感到人類可厭了！而且還有一個可怕的問題常苦惱着我：我想！如果由東弟來計劃謀殺陛下，迺都來實行陰謀，再有陛下的親兵幫助着，那麼陛下究竟還能夠靠托什麼人呢？

奧肋良：這是親弟兄間的作對！我實在不能輕易平息我的怒火！我要仔細地去想一個適當的刑

罰——找一個比世界上任何暴君的刑罰更慘酷的一種，來處置他！（切齒狀。）東弟！東弟！你要知道我會叫你死去！

馬瑟：陛下！現在應當立即着手！應當立即除去親兵的首領們，只有這五個：（指人名單。）

嘉理·迪多·高盧·瑪考·嘉猷，這幾個人還十分忠於陛下。也正是他們幾位報告給我這陰謀。至於侍卿的任務，我要從忠於陛下的這幾個團長中來選人担負。

奧肋良：你是很有眼光的人，愛卿！選擇的工作就由你擔任吧！我把我復仇的計劃都托給你。只有對東弟的刑罰，讓我自己去想。

馬瑟：第二·三·四·五·六這幾個師，我可以擔保，他們是忠於陛下的，堪稱為陛下的基本隊伍。我要特別為他們選出精明的長官，然後武裝他們，羣集他們來，用我的話把他們久積的仇恨與嫉妬心灼燃起來。在這種緊急環境中，號聲鼓起他們的殺氣時，那些背叛陛下的人就要在臣馬瑟面前，成為劊子手的對象了。（一個團長向前。）

奧肋良：這計劃真好，愛卿！（向團長。）急速吹起集合號！下令讓他們武裝警備起來！東弟的隊武暫且不必。

團長：是！（下。）

馬瑟：（微聲對皇帝說。）迺都！

奧肋良：他在什麼地方？

馬瑟：在柱子間！陛下請看他那恐怖的眼光！現在他正往這裏看。

奧肋良：那麼，賊過他來！我們開始工作。（馬下。）忠誠的馬瑟啊！你的忠誠和精明打破東弟虛偽的假面具。（稍停。）

第三場

奧肋良·馬瑟·迺都。

奧肋良：你這逆賊！你的奸詐和凶殺，在你臉上都清楚地表現出來了。你還能抵賴？（抽出劍，迺都握住匕首。）放手吧！丟下你的刀子！已經晚了！

迺都：啊！馬瑟！你這失約背信的人，我刺死你！（說着向馬瑟砍去，皇上跑來，稍門片時，迺都爲馬瑟刺殺死。死前，臥地斷續地說。）奧肋良！……小心……小心……馬瑟奸賊！

奧肋良：第一個結果了，還有第二個跟着來。東弟這種謀殺，我現在一點也不疑惑了。

馬瑟：陛下，東弟從宮裏出來了，他要上親兵營去。

奧肋良：真邪！說誰有誰！

馬瑟：陛下！請趕快藏到柱子後面去，他沒有看清我們。（奧肋良隱于柱後。）別讓他覺察您在這裏！陛下，我要假裝失望，這樣來使他上套。您可以放心，我要讓他自己揭去他的假面具。

第四場

前人，東弟。

東弟：（發覺屍體驚叫。）馬瑟！

馬瑟：（偽裝。）東弟！一切都敗露了！

東弟：什麼？

馬瑟：衛兵團長們把我們告發了！

東弟：誰殺的迺都？

馬瑟：皇上自己殺的。迺都覺得一切都洩露了，便抽出刀來行刺，（遠處有號聲。）不料竟被

與肋良殺死！現在皇上的幾師人都要出動，去逮捕那些同謀的人。啊！我們失敗了！

東弟：給我說是那個東西告發的？

馬瑟：是嘉理·狄多·高盧·瑪考·嘉猷，本來這幾個人，我向來就不信任他們。

東弟：就是這幾個東西嗎？

馬瑟：是！就是這幾個！這是迺都躺着血裏臨死說的。

東弟：那麼殺就得了！刺死與肋良這個東西！無論在什麼地方遇見他，我絕不放過他！（跑去。）

與肋良：讓他跑吧！反正出不了我的掌握。啊！這是怎樣狡詐的一齣戲劇！在這層虛偽的面幕

沒有揭開之前，我竟不知道自己是置身於狡詐的世界中，啊！太可憐了！

馬瑟：陛下！現在這件流血的工作就要開始了，陛下的親兵應當有抵抗與防禦的設備！

奧肋良：那麼讓他們聽馬愛卿的指揮吧！

馬瑟：謝陛下！

奧肋良：（向奴才。）你們把這死屍拖出去！（奴才拾死屍下。）

第五場

在中間大理石階梯上遇五團長。

馬瑟：啊！在這裏遇到陛下的忠勇將軍了！（五團長向皇上行敬禮。）希望陛下賜給他們新的榮耀！

奧肋良：正是！今後這幾位愛卿可以升遷爲師長了！因爲我從馬瑟卿口中聽到了你們許多事情。你們要感謝他，並要勉力效法他的忠誠！

馬瑟：這種榮耀，你們可以去通知你們的部屬，並命令他們，著最華麗而非戰時的服裝來見我。（向皇上走去，低語。）我要派人去探查東弟的行踪，並且把軍心鼓動起來！

第六場

五團長。

馬瑟

馬考：嘉理你明白這是什麼事嗎？

嘉理：我不很明白，只是覺得有點奇怪：我們五年的工夫，只是團長，現在馬瑟說一句話，我們就升爲師長了。

迪多：這可以看出來，這個人比東弟的勢力大的多了！

嘉猷：朋友們！東弟雖然有勢力，可是他對我們的事情，在皇上跟前只是個啞吧，提也不提。

瑪考：我也是這樣想。東弟只爲自己打算，無論什麼事業，什麼計劃只是爲了東弟，東弟。

高盧：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他要實行的計劃！他的皇冠要以高位提拔我們的。

馬考：這也許是，不過現在還只是個希望而已，馬瑟却先抬舉了我們！

迪多：究竟馬瑟說這話，是爲什麼呢？難道他已經不再想那謀殺的同盟了嗎？

嘉猷：大概馬瑟要和東弟脫離關係吧？

高盧：希望沒有什麼兇事發生才好！

迪多：我們要隨馬瑟的轉移而轉移，這是最聰明的辦法。

瑪考：當然！誰給我們的報酬多，我們就給誰出力。

嘉理：走！我們去宣佈我們陞遷的事吧！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嫉妬我們的！（都下。）（一個號兵穿過舞台吹傳令號，遠處響應着五師的號聲。）

第七場

傅寶民和甫思巧遇。

傅寶民：喂！甫思，你在這裏！昨天我已經找你啦！你要上朝去嗎？怎麼顯得這樣不高興呢？你要小心，別讓馬瑟在皇上面前說你不高興！怕皇上會懷疑你和東弟有關係！

甫思：我不上朝去。已經够了！我要往西西利去。

傅寶民：西西利倒是富庶安樂的地方，只是于地位與榮耀上差一點。況且，假使你離開了這個地方，馬瑟可多麼高興呢！也許有人還會說你是怕馬瑟而出走的呢！

甫思：你想我甫思能因為害怕而離開這裏嗎？假使有一線怕情要在我心裏滋生出來，我立時要將它拔出去！你問一問我怕過誰？司祭長！

傅寶民：這事，羅馬的司祭長早知道的！

甫思：（激憤地。）只有一個問題，還在咬噬我的心：究竟馬瑟要作什麼？

傅寶民：我真怕這個人會有了不得的將來！

甫思：將來的畫像，會由許多畫家以不同的色彩繪出。但馬瑟的將來，我以為應當是黑色的。

你了解我的話嗎？

傅寶民：我很了解，甫議員！讓我們此後同馬瑟宣戰吧！誰對他讓步，就不是羅馬人！如果他在皇上的寵愛裏立住腳，那麼我們還能吃得開嗎？我們是儘有法子從根裏破壞他步步登高

的願望，這裏有我的手，讓我們握手爲證！我說，馬瑟不久要場台！

思：怕你的理想過高吧！事實呢？

傅寶民：事實？我們要告發嘉沛是天主教徒。

甫思：有證據嗎？

傅寶民：我的奴才吐巴正在尋找着。我要很安穩地把這孩子拿到手裏，並且從這個小樹枝上，要把樹幹也推倒！（嘉沛與慕哲經過，登上大理石階梯。）看！那個孩子，皇上的愛寵，寶貝！只要他一完事，馬瑟也隨着完事了！

第八場

前人略向後退，嘉沛與慕哲上。

嘉沛：慕哲！你看這官殿，是多麼黑暗啊！我每次從這裏經過，都感到非常的痛苦。請您多安慰我的母親吧！哎！我離開她，爲她真是個致命傷！

慕哲：我的好嘉沛！主的天神會把你這無罪的孩子再領到母親懷中去的！（消失于宮殿之內。）

傅寶民：看皇上寵愛的這小子，他是馬瑟的兒子，然而他竟能主宰世界呢！

甫思：哈！司祭長，我看見他就頭疼。

傅寶民：我有個新聞告訴你：波飛已經由馬瑟定罪了，即刻就要執行。本來，照馬瑟的意思是

在監獄行刑的，不過，我不贊成，於是借馬瑟的筆法給劊子手和兵士下了命令，要他們在這宮殿前執行。（欲下。）

第九場

吐巴悄悄地上場，輕輕拉傅賚民的衣邊。

傅賚民：啊！吐巴！你在這裏！

吐巴：是，老爺！我用您給的錢買了一天一夜的自由，和五十鞭子的免打，就出來了。吐巴預感到一件事，並且願意確切知道它：吐巴願意多少對老爺盡些心。不知道老爺有用吐巴的地方沒有？

傅賚民：離我遠點，你這個猶太醜鬼！別把你那鬼一樣的臭呼吸向着我！羅馬大司祭長不能在這種地方和一個狗說話！

吐巴：噢！我已經查出來了，嘉沛也是天主教徒。

傅賚民：他也是天主教徒？那麼，證明！

吐巴：那邊有我的一個朋友，他從前是天主教徒，現在已經背教了。來啊！朋友！證明我的話對，不錯。（瑪加近前。）

傅賚民：你奉天主教嗎？

瑪加：我從前奉過教，可是，我不願意掉頭，所以，我已經不奉了！

傅寶民：你叫什麼名字？

瑪加：我叫瑪加！

傅寶民：噢！或許有用着你的地方。但是，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吐巴：這個，老爺，吐巴也可以告訴您。我們是在酒館裏認識的。

傅寶民：吐巴！說吧！

吐巴：昨天晚上，我這個好朋友，領吐巴上他們天主教地窟裏去了。他們還以為他是教友，不疑惑他。他告訴教徒說我是猶太天主教徒，新從東方來的。吐巴熱心地點頭，後來就有他們的戲做！我本來不很懂他們是做什麼，可是因為我胆怯的緣故，全身打顫顫，牙都碰得亂響。我近旁的人却以為我熱心到了發抖的地步……

傅寶民：不要扯閒話，快說！

吐巴：是！正那個時候，我忽然看見一個老頭子在那裏禱告，叫羅馬回頭。最後他也為勞地亞太太，嘉沛母親的病和嘉沛禱告。他說嘉沛在皇宮裏對於他的信仰很有危險。我聽到這裏，我覺得已經够了。

傅寶民：這工作，很使我滿意。

吐巴：自然，而且我們估量，這個消息不光值兩千塊錢吧！

傳賚民：我不以爲然。這個，到後來再說！你們走吧！

吐巴：瑪加要向老爺要求一件事！

傳賚民：有什麼事，後來再講！（吐巴·瑪加下。）現在，甫思，我們有勝算的把握了吧？

甫思：還沒有！一個奴才不足爲證人。

傳賚民：我說，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徒，絕不能說污辱那加理來亞人的話，我要強迫這個孩子自

己承認出來。（遠處傳來號聲。）

甫思：必定發生了什麼事情！今天是休假的日期，怎麼吹起軍隊的集合號來！你看！戴琪和梅柴多麼匆忙！（二人下。）

第十場

奧肋良·士兵·嘉沛，從宮內走出，站在中間的階梯上。遠處有歡呼聲和號聲。

奧肋良：現在報仇的工作已經開始了，希望馬瑟要迅速的成功回來。

軍官：東弟的親兵，不久必定要受到我們的包圍了。

奧肋良：難道東弟不知道這個嗎？

軍官：在他未能回到親兵營時，他的路已有人截斷了。現在他自己逃到貧民窟去。但逮捕他的人已經隨後跟去了！

奧肋良：這個人，必須全地獄的惡魔都追趕他。我要給捕到他的人極大的賞報。（由階梯下，

同時戴琪與梅柴上。）

戴琪：（距衆人較遠，向梅柴低語。）要留心，多說好聽的話！

梅柴：（莊重地。）我們來祝福陛下，馬市長和嘉沛少爺。

戴琪：我們呼求神的庇護，降臨到陛下，市長大人和嘉沛身上，因為朝廷裏從來還沒有，像現在這般「能主賢臣會聚」的盛況。雕刻。繪畫。詩人的口舌，和一切藝術都要爭先恐後地爲這種盛況服務。

奧肋良：你們能夠體會到這些，真使我高興。

第十一場

瓦洛議員坐在一抬轎子裏，學生們在前面；一些羅馬民衆和瓦洛的奴才跟在轎後。

學生們：（在街角。）讓開路，瓦洛議員來到了！

民衆：（在後台。）萬歲！瓦洛議員萬歲！

民衆：萬歲！大肚子萬萬歲！

瓦洛：（在轎中。）什麼？什麼？你們這些賤貨，你們這些狗，你們這些猿猴，我的外貌簡直比得上亞波羅（二），你們叫我大肚子嗎？打開轎門！（奴才打開。）你們這些狗，茅坑邊的

老鼠！你們也竟敢來批評藝術與美嗎？（由轎中出。）

奧肋良：（悄行至瓦洛身邊。）怎麼？瓦洛，你竟這般嬉遊，不怕失你堂堂議員的身分嗎？瓦洛：（先謙抑，後激昂。）陛下恕臣之罪！恕……罪！——可是，瓦洛應當在陛下前起訴，告那些天主教徒。他們燒燬瓦洛的房子，要燒死臣。你想，這……這還了得！

奧肋良：（厲聲。）好！不必再說！這種舉動，我一定要從嚴懲辦！（瓦洛退入轎內。）

第十二場

波飛在兵士中，民衆·傅賓民·甫思，少待登場。嘉沛迎波飛。

嘉沛：是你嗎？老師！（抱波飛。）

波飛：嘉沛！

嘉沛：既然現在你還活着，我就應當救你。唉呀！你流血了啊！

奧肋良：嘉沛！這個人是誰？

嘉沛：是我的老師！

傅賓民：陛下！他是一個天主教徒，羅馬市長定了他的死罪，即刻就要行刑。

嘉沛：（跪皇上前。）陛下！他並沒有什麼罪惡，請您釋放了他吧！

戴琪：你說什麼？他沒有罪？天主教徒能是無罪的人嗎？

瓦洛：（由轎內。）這些放火的兇手沒有罪嗎？他們如果沒有罪，我……

嘉沛：陛下！這個地方是從前西塞老常說話的地方，他常在這裏爲那些被誣告的人辯護。哎！

我真希望西塞老還活着，好爲我無罪的老師辯護。

奧肋良：那麼，你這個勇敢的小西塞老，現在登台吧！（嘉沛登台。）

民衆：萬歲！嘉沛萬歲！

嘉沛：聖明的陛下！可敬的諸位！

這次同大家談話，使我感到莫大的痛苦。因爲我要說的話，直接反對的，是我父親公正的判決。所以不能不使我痛苦。但我要依靠父親對我的慈愛，來要求寬赦我的好老師。因爲他是高尚·明智·公義·具有最美良知識與教訓的人。現在他却被判處了死刑。諸位！固然現在有「信奉天主教即屬叛國」的上諭，可是誰能說，高尚的，有道德的靈魂是賣國行爲的淵源呢？誰敢說，正當的思想自由，是反抗國家的大惡呢？可是羅馬法律定斷了，講台上，大街上，都喊着這口號，並且全國也都響應：「天主教徒是賣國賊，是罪犯，是該死的！」

戴琪：小孩子！民衆的意見是很合理的。你不知道有句名言……（*Vox populi, vox Dei.*）「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嘉沛：但是民衆是盲從的，不過是別人狂呼的回聲罷了，戴議員！我問您：天主教徒究竟是有

罪的人嗎？一切關於天主教徒的案件，只給我們證明，天主教徒恭敬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難道這裏面就存在着所謂「叛國」的大罪嗎？司祭長把一切神，甚至各民族的神都供在羅馬的全神廟中了。那麼，天主教的耶穌基督便不能受人敬奉嗎？

傅賚民：這事並非沒有原因：天主教反對我們的國神，動搖國家的基礎，和我們祖先的宗教，禁止給皇上納糧……，這些不都是反叛國家的重罪嗎？嘉沛！這些都是天主教徒的重大罪惡。你這麼聰明，不能不知道這些。

嘉沛：天主教訓誨並命令人愛敬君上與一切的長官。他們相信天主賦給了皇上和長官們權能。陛下！我知道他們祈禱的內容，他們常不斷地為陛下祈禱，為長官祈禱，為他們的同胞們祈禱，甚至還為那些難為他們的人祈禱，他們求天主使家庭和順，政治清明，國家有強有力的軍隊……這種種健全的國民思想，能出自賣國賊的頭腦中嗎？

傅賚民：（狡猾地。）孩子！你說得好，可是你從那裏得到的這些知識呢？告訴我們，讓我們檢討一下！

嘉沛：這些是我從波飛老師學來的，我跟他讀過大師西塞老和塞乃加（二）的著作，天主教的聖經和那斐洲偉人代爾都良（三）的大著。那個精明的思想家代爾都良曾經諷刺過我們許多錯誤的邏輯，直到今天我們還不能不承認他諷刺得合理。他曾說過：「你們把天主教徒稱為皇上的仇敵，因為他們沒有發誓來承認皇上的神性。你們却大胆的發虛誓，承認皇上的神

性！」噢！你們這些假忠於皇上的朋友們呀！你們說天主教徒是賣國賊，你們自己呢？當然，你們爲皇上的健康和幸福獻祭，你們驕傲地承認着皇上的神性發誓；然而你們却同時學習着擊劍，預備着一旦刺進皇上的心中去！當一個新皇帝出現，他還踏在被殺死的皇帝身上時，你們便呼求大邱比德（四）賜福與他，甚至喊着減短你們的壽命，加長皇上的永壽。然而同時你們却又想到了目前皇上的死，揣測新皇上的替身是誰，企圖着更大的賞報了。聖上！諸位！即使在我們這時代裏，皇上的這種朋友也不少！——難道東弟與迺都，也是天主教徒嗎？

傅資民：我們討論的是天主教，你不要離題！

嘉沛：（莊嚴地。）傅資民！事實勝於雄辯。以往的事跡留下了一聲有力的呼喚，這呼聲告訴我們天主教徒，對於反抗國家的重罪，是沒有絲毫分子的！你知道，我們羅馬的歷史，幾乎頁頁都記述着謀弑皇帝的事跡。好！傅資民！我要請問一聲，什麼時候有天主教徒，做了謀弑皇帝的事體呢！（稍待。）怎麼？你一聲不響嗎？這樣的罪惡，能缺少叛國背祖的天主教徒嗎？啊！你緘默是很有理的。我敢說，假如你要在天主教徒中，去找一個國家的叛徒，你絕不能找到！即使你以爲找到了一個天主教徒，有叛國的行爲，我敢說，他決不是真的天主教徒。我知道得很詳細，他們願意效忠我們的君上，他們愛國家，愛民族，爲了君國的幸福，甚至爲了最暴戾的皇上，他們也情願犧牲自己的血和生命。沒有人能否認

的。徵之於一切關於天主教徒案件的記錄，便可以毫不費力的證明，我現在問，天主教徒還有什麼賣國的行爲與罪惡嗎？（民衆感動，嘉沛用他的目光向羣衆示威。）我的話說完了。

奧肋良：好嘉沛！說得真好！你勝利了！波飛是沒有罪的，應恢復他的自由。（命人解開波飛。）

羣衆：萬歲！嘉沛萬歲！（激昂的號聲由遠處傳來。）

嘉沛：（抱住波飛。）老師！……

波飛：好天主相幫了你！

戴琪：（憤恨地自語。）國家的法律能容一個孩子的意見隨便踐踏嗎？如果真是這樣，羅馬呀——你的末日要來到了！

傅資民：（向甫思低語。）把這小孩子的假面具揭穿完事了！

甫思：現在沒有意思，不要慌！

嘉沛：（向皇上。）我還有一個要求，請陛下允准！

奧肋良：叫我用什麼恩典使你的小心滿足呢？嘉沛！

嘉沛：請您準許我回家去吧！陛下！

奧肋良：怎麼，嘉沛？

嘉沛：我要回家去。我母親有重病。

奧肋良：那麼你去吧！明天我要去看望她。

嘉沛：（向波飛。）我們快去吧，不知道母親要多麼喜歡呢（二人下。）

奧肋良：（號聲。）啊！號聲這樣高興地響起來，我們去看看，復仇這件大工程，發展到什麼

程度了。（與兵士下，民衆解散）

瓦洛：不，不……現在真是一個混亂的時代！這就是那原因嗎？不！不！甚至連一個最和平的

人，也得喪失他的鎮靜了！來吧！青年人！非有酒是不能使血氣平定的！

狄白：說的對，我們要用酒來救火！（說時拍瓦洛肩膀。）

納索：是，酒對學生的效用，同救火機對火的效用正是一樣。

狄白：這又是將來的一句格言。（學生們合唱：“*Gaudeamus igitur.*”瓦洛與學生下。）

第十三場

傅寶民：（至此，忿忿地凝視着地面。）可惡！又失敗了！甫思，還能再遲延嗎？

甫思：你有老鷹一樣銳利的眼光嗎？來！我們上貧民窟去吧！司祭長！

傅寶民：上那裏幹什麼去？你說！

甫思：那裏有許多我們要利用的人。你不懂得那孩子所說的話嗎？我能一句一句的告訴你，你

要好好的記着！他向你要一個證據，來證明天主教徒是叛國賊，可是你並沒有這種證據。朋友！是不是？

傅賚民：甫思，你到底有什麼計劃，快說！

甫思：司祭長，你要明白！我們要利用嘉沛的筆跡。（狡詐地。）你知道，冒充、偽造如同占卜算卦一樣，也是一種技術。我們要找幾個人，在他們衣裳內放進一些信件去，上面借嘉沛的筆跡寫出要刺殺皇上的內容來。（狡詐地。）然後叫那個猶太奴才，把他們領到馬宅裏去，讓他們在安全的地方藏起來。等到明天皇上往馬府去的時候，——我們可以約定一個信號——讓他們出來行刺。他們並不認識皇上，我們買他們只是利用他們的死而已。我們在皇上受刺以前先結果了他們。至於以後的事，那不很清楚了嗎？我們先表示驚慌，然後高興與我們救駕的大功。再由死人身上把那些信件搜出來。那時，我問你，司祭長，誰勝利了呢？

傅賚民：真好！真妙計，老甫！

甫思：此外也做些天主教首給嘉沛的信，寫上這樣的命令：「行刺吧！嘉沛！在你家裏刺死這隻喝血狗！」

傅賚民：那麼我只寫幾句話，把這緊要的命令，傳給那個猶太奴才就行了。

甫思：事成之後，司祭長，那個猶太奴才你可趕快結果他！他知道得太多了！（雄壯的號聲與

歡呼聲。」

傳賚民：我真怕馬瑟勝利。老甫！東弟倒台，每一個羅馬人都高興。可是馬瑟却因東弟場台而昇高起來了。

甫思：不必害怕，即使他昇到星辰上去，我也得把他拉到塵土裏來！（遠處有兵器聲，喊叫聲，號聲。）

傳賚民：皇上不是提到一件報仇的事嗎？

第十四場

前人。東弟扮商人走過。

甫思：（向東弟。）那邊有什麼事情發生？

東弟：（改變聲音。）親兵半數已死去了，現在還躺在血裏。因為他們參加了東弟的叛變，偉大的馬瑟真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業。在皇上以下，他真是第一個人。現在軍隊正在祝賀歡迎這位英雄哩，他句句話都迎合人心。隊伍竟被他激動得發狂，如暴風巨浪一般大喊：「殺那些叛亂的親兵！」當他擢昇一些人以後，他還沒忘記對最下級的兵士們，發最漂亮的投合人心的談話。結果，衆口一聲的高呼，「馬市長萬歲！」（加重語氣。）甚至竟有人喊：「馬瑟皇帝萬歲！」這個人真有號召人的能力。他的話簡直就是他事業的成功。

(繼續走。)

甫思：司祭長！

傅賈民：(瘋狂地。)哈！馬瑟！

甫思：鎮靜些！

傅賈民：馬瑟這一起真是可怕！如果我們不先下手破壞他，我們就完結了！(疾下。)

甫思：(獨自。)北極星，有它穩固的位置，馬瑟沒有！他驕傲的皇帝夢只是雲影而已。一陣狂風，便會雲消霧散！我要先謀害嘉沛——破壞馬瑟的希望！我要把馬瑟希望的皇冠打碎，拿來做我將來皇冠上的裝飾品！(下。)

第十五場

梅柴和戴琪。

梅柴：戴琪，馬瑟這次的措施，決不是沒意義的。我們應當承認。

戴琪：希望他不忘記我們的「共和」才好。

梅柴：這個倒可不必多想，我們可以相信他！

戴琪：但他的計劃不能不叫人詫異，你想想東弟的例子！

梅柴：這只是他羅馬人自尊心的表現而已！

戴琪：可是他一點也沒顧及到和我們合作啊！
梅柴：但他做的却也是按照我們的意思做的。

戴琪：是的，不過要知道，他不用我們，而獨個成這樣的大人物，這種過於的自私心與「共和」是不相宜的。來，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談。（下。）

第十六場

奧肋良·馬瑟·兵士。

馬瑟：我要知道誰潛用了我的筆跡。我一定要把這個人找到！如果是傳賚民做了這個，他也逃脫不了干係。

奧肋良：嘉沛已經把這個事情變成你的光榮了。因他一篇演說，羅馬的大人簡直都變得一文不值了，所以不必再追問那事了！

馬瑟：這真是了不得的罪惡！

奧肋良：（安慰馬瑟。）不要緊，這終還不比一個謀殺皇帝的罪大。——（思索着。）啊！東弟是怎麼能逃脫了追捕他的人呢？

馬瑟：這個人如果不就捕的話，始終是有危險的！

奧肋良：那麼，你讓他們去追緝他。他無論跑到什麼地方，也不可放過他吧！如果他的叛黨要

有什麼反動，彈壓他們好了。你是强有力的，我知道，我能依賴馬愛卿的忠心。

馬瑟：陛下這種信託，實在是臣的光榮。

奧肋良：愛卿今天留宿在宮殿裏吧！我居住在這廣闊的宮殿裏，一時不見愛卿便覺得恐懼不安。而且神把我和愛卿的兩棵心一天比一天拉得更近了。

馬瑟：謝陛下。臣就留在這兒。

奧肋良：明天早晨我要上你那裏去，一早我便要去。我要在那裏逗留一天，讓嘉沛陪我們歡宴。
馬瑟：謝陛下，臣不敢當。

——幕落——

(第二幕完)

(一) 亞波羅 (Apollo) 希拉神話中的光神，為模範的美男子。

(二) 塞乃加 (Seneca) 第一世紀羅馬哲學家，卒于公元六十五年。

(三) 代爾都良 (Tertullianus) (一六〇——二二〇) 北斐人，甚有口才會極力為天主教辯護。

(四) 邱比德 (Jupiter)：羅馬神話中最大的神。

第三幕

第一場

瓦洛府門前的大街上。夜晚。納索·狄伯·理諾入場。

納索：（氣憤地。）狄伯！你到底有什麼秘密？大半夜裏，領着我，一口一個秘密，可是卡在喉嚨裏不說，是什麼意思？

狄伯：我怕你們不能保守秘密。

理諾：我們因着羅馬一切老師，一切議員們的怪脾氣和禿頭來發誓，我們要保守秘密！

納索：假使你這樣不够朋友，那麼從此散夥得了！

狄伯：好！你們聽着，夥計們！從今以後，嘉沛這小子就要倒台了！

納索：這就是你了不起的秘密嗎？真該死？

理諾：狄伯！我覺得這事有趣！

狄伯：（低聲秘密地說。）你們聽清！明天在馬市長家裏，要扮演一齣謀刺皇上的戲。嘉沛就是凶手——這叛國戲劇中的主角。

納索：你是造謠言吧！

理諾：誰告訴你的，教你胡說八道？

狄伯：胡說嗎？我親眼看見了這妥妥當當的計劃，並且也親口念過。不過，是誰和怎樣計劃的，我應當保守秘密。

納索：希望你的那些秘密，把你的肚子撐破才好！理諾：把衣服和假面具拿來。我們再高興地要上一場。狄伯可以保守他的秘密去！

理諾：瓦洛今天在傳寶民那裏夜宴，希望他還沒有回來才好！

納索：如果他已經回來，我們準早已遇見他了。（理諾拿出東西。）他那傻小子，如果酒勁兒再上來，一定要把我們看成天主教徒的鬼魂哩！

狄伯：理諾，給我那個貓臉。

理諾：拿這個合適的吧！夥計。

納索：趕快化妝吧！我們不必怕那些奴才！大胆地闖過去，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頓就得了。

理諾：那時，他們要看出來我們真有演戲的天才。

狄伯：深紅色和濃黑色，會把瓦洛這胖子的心嚇破的。

納索：千萬別忘了尾巴！這東西是最有效的。（向後台聽。）

理諾：瓦洛這個大胖子，準把我們當作天主教的鬼。不然，管教鬼拉我去。

納索：快！瓦洛的轎子來了。你聽，他打呼嚕跟木匠房中拉鋸的一樣。

理諾：上這邊來！悄悄地，別有什麼響聲，叫他們出其不意，我們便成功了！（三人各自藏好

。少待即聽到瓦洛的鼾聲。）

第二場

前人。四奴才抬瓦洛的轎子上。

奴才甲：可來到目的地了。

奴才乙：（輕聲。）唉！這個大胖子，寄生蟲，真該扔到污水溝裏去！（納索等三人跳出。）

納索：來呀！上啊！（用棍子亂打。）

奴才丙：有鬼！有鬼！快跑！（扔下轎子逃走。）

納索：小鬼們！把這些小子們的脖子給我打斷！

奴才們：（慌亂。）走！走！有鬼！救命！（吶着喊四散逃走。）

狄伯：（與其他二人由轎中將瓦洛拉出。）醒醒！起來！你這個老肥豬。

納索：（亂打瓦洛，瓦洛倒地。）你這個打呼嚕的火山！

瓦洛：（由沈睡中醒來。）我……在什……麼地方。唉呀！是……是……是誰……打我？

納索：小鬼們！抓着他！切碎他！

瓦洛：（恐懼地大喊）啊！有鬼！有鬼！要我的命了！（聲音漸高而細，最後如呻吟聲。）

納索：（嚴重地說。）瓦洛議員！羅馬帝國的怪物！仔細聽着！我們天主教有尾巴的鬼魂，在

地獄裏已定了你的死罪。再過兩個星期，我們就回來，把你滾到地獄裏，用你自己身上的油在大鍋裏炸你！把你的心挖出來，給我們可愛的小嘉沛吃！今天，我們還要把奧肋良這個羅馬的喝血狗拉了去。我們要在馬市長家裏把他拉入地獄裏去。（狄伯一手把納索拉回，一手指着自己的嘴。）這是地獄中的大王定的。（三個更夫上，奴才們畏縮地跟在後面。）

奴才甲：就是這裏。

奴才乙：瓦洛議員在那邊躺着。（學生們逃，更夫追趕他們。）

奴才丙：議員老爺大概被鬼掐死啦！（奴才們帶火把前導，福來議員上。）

瓦洛：（呻吟。）啊呀！啊呀！兩星期以後……

福來：什麼事？瓦洛！剛才喝酒的時候，還那麼高興。

瓦洛：他們走了嗎？啊！了不得！他們要在油鍋裏炸我！嘉沛要吃我的心！

福來：我不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瓦洛：啊！天主教徒的鬼魂——一些豬嘴帶尾巴的怪物——他們要在兩星期以後，把我滾到地

獄裏去！（發抖。）而且，唉呀！今天他們還要抓住奧肋良皇上，殺死他哩！（更夫回來

，帶所捉到的學生們上。）

更夫甲：呵！瓦洛議員！這些鬼都有骨頭有肉，可以捉到的！

更夫乙：把他們的尾巴拔掉！去掉他們的鬼臉！（去掉尾巴和鬼臉，把這些東西扔到瓦洛跟前

。然後很費難地把瓦洛拉起。）

更夫丙：奴才們！照照他們，看看他們是什麼鬼臉！

福來：（注視學生的臉，發笑起來。）瓦洛！哈哈！這些鬼，你認識這些鬼嗎？

瓦洛：什麼？狄伯，納索，理諾，原來是你們這些鬼東西。好！你們這幾個惡小子，我要看誰把誰滾到地獄裏去。（拾起學生逃走時拋下的棍子，亂打。）你們這些不安分的酒鬼！你們這些不正經要殺人的東西，你們竟這樣玩弄我羅馬議員嗎？好！我叫你們嘗嘗鐵棍子的滋味，我要告你們！（把學生們趕在前面，更夫抓着他們，奴才們以轎子抬瓦洛進府。）

福來：（大笑。）哈哈！這個瓦洛，這麼個又胖又呆的傢伙，羅馬真沒有第二個，這一次，我們又有好幾個月的笑話可談了。奴才們！走吧！夜裏太涼了。

第三場

東弟佩劍上場，容貌和服飾都已改變。高盧。

高盧：馬瑟竟敢這樣嗎？

東弟：是啊！他竟這樣幹啦！賣了我們，却顯出他的能幹來！啊！我東弟的倒台却成了馬瑟高升的梯子。不過，他上去了，却忘了這麼一抓。不然，馬瑟的右手早已抓到羅馬帝國的皇冠了！

高盧：無論怎樣糊塗的人，也能看出來他是要篡位的。當他屠殺親兵，使羅馬帝國的陸軍上鉤時，我簡直想馬瑟已經作了皇帝。

東弟：是多麼快哪！嘉理·迪多·瑪考·嘉猷，他們都背棄了我！——馬瑟說一句話，人都歡迎擁護他。可是人們對我的愛護，却像晚霞一般的消失了。

高盧：雖然他們都已得到師長的地位，可是他們却仍然懷恨着馬瑟。因為他屠殺了那麼些親兵，的確是太損失親兵的威風。所以，你想要重新獲得舊日的勢力，是決不費難的。我要在我家給你找一個安全的住處。今天，我還要請那四位師長在我家用飯。那時，你若偷聽一下，就可以體會到他們猶豫不定和不知所從的心情。然後，你可以下你的釣魚鉤。

東弟：（依然站着。）可是，你以為戴琪對我怎樣？

高盧：我想，他不是你的朋友。

東弟：你不能幫助我，使我了解他嗎？

高盧：我要盡力給你幫忙，啊！我們走吧！我聽見有腳步聲。你知道，到處都有人願意逮捕你，好獲得獎賞。——我今天很高興能遇到你。你知道，從馬瑟大殺親兵時起，我便開始關心你的行踪了。

東弟：我要如同鬼一樣的跟從他，永不讓馬瑟安生！（二人下。）

第四場

皇宮前，清晨。吐巴與二刺客上。

吐巴：你們要慢慢地走！我去了，一會兒就回來。我去請市長急速回家，太太已經死了。我們遲延的時間太長了。

刺客甲：別叫我們跟剛才在甫思議員和司祭長門前一樣，等這麼大會子！你要知道，刺客不會忍耐。（吐巴下。）許給你多少？夥計？

刺客乙：也是兩千。

刺客甲：這準不是個平常的傢伙。不然只這麼一刀，就值這些啦！

刺客乙：夥計！這麼一來，兩三個星期的酒錢，又不用愁了。

刺客甲：究竟我們該刺死的是誰，聽說了嗎？

刺客乙：管這做什麼？反正我們是別人僱的，到時候有人給我們錢兒，闖了事，有人負責。管他是誰做什麼？（二人下。）

第五場

馬瑟·戴琪·梅柴由皇宮走出。吐巴上到對面階梯上。

馬瑟：我希望，你們今早晨不要再惹我煩惱了。我今天應當回家去，接應這位老農夫出身的皇

帝，已經使我討厭極了。你們不要再疑惑我，使我更高興。

戴琪：我們應當明瞭你不清不白的心理。你難道已忘記了我們從前的誓言嗎？馬瑟！我時時刻刻要問你這個問題。現今，在這皇宮前，在清曉之中，希望你說一句明白話，解除我們的疑惑。因為時間已是迫不及待了。我們應當推倒專制政體的時候到了！可是你，市長！你却成了奧肋良的朋友嗎？這不能不使我們詫異。請你給我們一個明白的解答，我們應當知道市長究竟是要怎樣轉移的。

馬瑟：戴琪！好朋友！請你把眼光放大些！你明白，要想成功是非有權勢不可的。可是，你想，我們把很快的刀子刺入奧肋良的心中後，有什麼勢力可以為我們的後盾呢？而且，假如我們不能支配那龐大的軍隊，一旦那些親兵的長官，不甘心趨于馬瑟名下時，「共和國」不只是個幻想——發燒過度，以致神經錯亂時而生的幻想嗎？

戴琪：「共和國」的理想應當絕對避免，一切帶有「皇帝」或「專制」性的觀念。可是雖然只有兩天，我覺得馬瑟已經不是已往的馬瑟了。我屢次注意過你的行動。如果可以說行為是內心的表現，那末，我應當說，市長！你的目的就是皇冠。

馬瑟：你的話，我不覺得驚異，因為疑惑很可以使人盲目的。可是，戴議員，我請你了解我！一個偉大的。許多人共同經營的工作，常須有同一的精神，一貫的思想，依次向前推進。不可以問，這個人要想什麼，那個人要想什麼；或者，我的行為別人要怎樣了解？反之，

我們應當注意時機，努力我們偉大的前程。所以雖然有許多人懷疑我偉大的願望，誤解我進行的步驟，我仍舊要繼續努力！我的目的就是「共和國」和我執政的地位。

戴琪：執政？梅柴，你記得誰提過馬市長將要執政嗎？

馬瑟：「馬瑟將要執政」，這話是從我馬瑟口裏說出來的。我說了也就够了！

梅柴：我覺得是！因為共和國原需要執政官兩人，所以你害怕既無根據又是多餘的。

戴琪：我想我們的道路，從此就要分歧了！

第六場

前人，吐巴。

吐巴：（假作難過。）老爺！太太請您回去！

馬瑟：怎麼？她的病勢又轉重了嗎？

吐巴：太太已將近臨終了，請老爺快回去！

馬瑟：沒有希望了嗎？（吐巴搖頭。）那麼爲何不早告訴我？

吐巴：病勢轉變得非常快，來不及早報告老爺。

第七場

前人，嘉沛。

嘉沛：（嘉沛上，哭泣，倒入馬瑟懷中。）爸爸！媽媽死了！她最末的話是紀念你，爲你所贖！……爸爸！

馬瑟：（戰慄。）啊！勞地亞！妳死了！（蒙臉，哭。吐巴下。）

第八場

前人。奧肋良及衛士從中間階梯上下來。號聲。傅賚民和甫思由刺客去的方向而來。

甫思：（在一街角向吐巴低語。）將他們領到一個偏僻的角落，教他們小心那些信件！好好地

去做，我要大大地賞報你。（吐巴下。）

奧肋良：（驚異狀。）愛卿！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嘉沛：我母親死了！（哭。）

馬瑟：勞地亞！我是怎樣熱切地愛了妳！

奧肋良：愛卿！不可過於悲傷。固然這事來得有些意外，可是無論什麼痛苦，都有種減輕的說法。你看你兒子天真無邪的眼睛，它們可以告訴你，你最寶貴的，還爲你存留着。

傅賚民：我們向我們皇帝忠勇的馬市長表示我們的同情吧！今天我要到馬市長府上去給亡者獻祭！

馬瑟：來！嘉沛！我們回去吧！

奧肋良：我也要！衛士們！你們留在這裏！

嘉沛：那麼，我先回家去，預備迎接聖上！（下。）

第九場

在馬市長宅內大廳中，後部正中有帷幕。幕帷微開，勞地亞夫人的屍體可見。屍上覆黑色紗布，旁燃大燈一盞。吐巴與二刺客上場。

吐巴：真幸運！這個看門的，真是個傻瓜伙！兩句好話就說分了心，竟沒有看見你們倆個。現在趕快藏起來吧！你們怕死人不怕？（將死者床邊下垂的布掀起，叫刺客藏在床下。）

刺客甲：呸！你拿我們當娘們兒嗎？

吐巴：您別大聲說話！你們帶着這幾封信吧！它們在這裏太碍事！（將信交給刺客。）夥計們

！現在你們拿定主意了沒有？要好好地幹！報酬決少不了！

刺客乙：放心吧！早拿好主意了！

吐巴：你們知道該刺的是哪一個嗎？記準！是穿大紅袍，氣概最威風的！

刺客甲：記住了！放心吧！

吐巴：注意聽甫思大人一咳嗽，你們就出來！現在別再說話了，恐怕有人來。（吐巴輕腳下。）

第十場

嘉沛自個，面帶憂狀。

嘉沛：媽媽！我又來到妳跟前了！我這樣難過，我不上這裏來，我上那裏去？妳死了！親愛的媽！妳永不再來了！我多麼愛了妳啊。媽！（哭倒死者臥床前，稍待。）妳爲什麼走了呢？怎麼這麼忍心啊？好媽！（稍待。）妳這麼安靜地躺在這裏，這麼冰冷！媽！我的喊聲，我的祈求妳能聽到嗎？妳在天堂上應當聽見我的祈求，妳應明白妳唯一孩子的心啊！媽！妳聽我最後一次的祈求吧！聽了這最末一次以後，妳可以永遠地緘默下去！妳告訴我！我怎樣才能救爸爸的靈魂呢？爲使他獲得天堂上永遠的榮冠，我應當救他！媽！妳說吧！妳告訴我！（哭泣着伏下頭去。）

第十一場

波飛上，嘉沛。

波飛：又難過嗎？（將嘉沛拉起。）

嘉沛：老師！我的心這麼難受，我只想哭——在媽媽跟前哭！

波飛：妳的母親，已經結束了她的痛苦，生活在幸福中了。可是她並沒有離開你！你應當知道，人生是一條苦的道路，你的母親已走完這苦路，飲她永生歡樂的美酒去了。她現在還生

活着，你將來還要看見她。你不該呼喚她讓她重回到這荒涼的人世上來，却要同她一齊歎藥才是！

嘉沛：老師！當然你的話很對，我也知道，天主怎樣慈愛，媽多麼好！可是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早我便作了孤兒呢？（哭泣着，跪倒屍前。）

波飛：可憐的孩子！人的安慰是無益了！只有聖母的手能醫治孤兒的心傷。（吐巴上。）

吐巴：波先生！老爺快到了！（恐懼地察看四週後走出。）

波飛：（將嘉沛拉起。）嘉沛！接爸爸去吧！（嘉沛下。）一種平靜地幸福經過了我的心頭。

馬太太她死得這樣幸福，我真不能說一句抱怨的話。——自從我使她母子倆信仰了救主以來，雖只兩年，可是她的德行已是造詣到多麼高超的地步了呢？這真是吾主花園中的一株玉簪。感謝天主：他召叫了這麼一個寶貴的靈魂，希望馬市長也找到這條向永遠故鄉去的十字御路。他那麼熱烈親切地愛了勞地亞太太，可是他並不知道是天主教的各種美德把勞地亞太太陶養得這般可愛！

第十二場

馬瑟牽嘉沛的手，皇上，傅寶民，甫思，梅柴，戴琪等上。

嘉沛：啊！爸爸！你看媽！

馬瑟：（注視屍體，沉長嘆氣。）啊！勞地亞！我們就這樣會面了嗎？（抑制心中的痛苦，稍待。）我賢良的妻子！啊！勞地亞！

奧肋良：看她雖死如生，還是那麼美好良善！

波飛：（遞一紙給馬瑟。）這是太太的遺書！

馬瑟：（向波飛。）你這個人！你竟敢在這時候，站在我面前嗎？滾出去！此後別再裝演我的家！這個屍體救了你的狗命！

波飛：嘉沛！再見吧！我走！

嘉沛，（緊執波飛。）你不能走！我不放你走！爸爸！我求你可憐我！

馬瑟：趕快走！

奧肋良：這個人做了什麼事？

馬瑟：他是一個天主教徒！我要把他從我家裏逐出去！

奧肋良：嘉沛已經很圓滿地替他辯護了！

波飛：（向嘉沛。）拿着這封信！這是你母親親筆為你父親寫的！再會吧！孩子！

嘉沛：啊！一切都離開我了！媽！可是我要忍受這些！媽！

傅寶民：陛下！現在爲了恭敬我們升登仙界的馬太太，我們應爲馬府的祖先奉香了！

奧肋良：好！司祭長！你可以執行你的任務！

傅賁民：（狡詐地。）那麼，嘉沛可以爲我執一下香盒嗎？這是孝子的義務。

嘉沛：這事我辦不到！這是罪惡！

傅賁民：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期待嘉沛上當的神色。）

嘉沛：我孝敬媽媽，可是這種禮節是異端，爲媽媽爲我都是一種凌辱！

傅賁民：怎麼？嘉沛，你信天主教？

甫思：大司祭長！這事街上的人都知道的！

馬瑟：（向嘉沛。）辯明你無辜，證明他們都是胡說，讓他們自己打他們的臉！

嘉沛：（決心地。）我是天主教信徒，不承認我的信仰是罪惡！

馬瑟：啊！嘉沛！你是天主教徒？（戰慄欲拔劍。）勞地亞！只有妳能拉回我的手！（甫思在

這緊張局面中給刺客記號。刺客執刀闖出向奧肋良殺去。其時傅賁民殺死刺客甲，甫思殺

刺客乙不得手，被刺客乙憤怒反擊死。戴琪刺死刺客乙。）

奧肋良：（稍待。）在一個死人前，預備殺死我嗎？

傅賁民：（跪甫思前。）啊！他死了！甫思！忠勇的朋友！

甫思：（將斷氣息。）陛下……在馬瑟身上……爲臣……報仇！（死。）

戴琪：（戴琪將地上兇手所帶來的書信拾起，約略看過遞給皇上。）由這些書信，去尋找這事

的線索吧！

傳寶民：（即刻和戴琪搶閱書信。）可惡的造反巢穴啊！

奧肋良：（抑制胸中怒火，讀信。）「現在時機到了！嘉沛！你可以拯救我們。奧肋良這個殘忍的喝血狗，很迅速地變換了他的興味。明天他要到府上去，你下手吧！送信的人就可以充任這種工作，你要好好地安置他們；你自己要勉力顯得更殷勤些。嘉沛！你救我們吧！一切教胞都期待着你，令尊也將藉此方能登基。」（約略讀第二信後。）哈！我費盡心血養了這樣一個可惡不知恩的東西！

嘉沛：唉呀！這是誰設的兇惡圈套呢？

奧肋良：你這個可惡的小子！你還有臉這樣說問嗎？你去查一查最下流的人羣中有比你更壞的嗎？壞蛋！（指第二封信。）認識這封信嗎？

嘉沛：（略微看過，堅決地說。）不認識！

奧肋良：（向戴琪。）讀給他聽！看他寫的好事！

戴琪：（讀。）「你們的暗示我已經明白了。我用奧肋良的血染紅這封信，報告給你們他的死。現在把他的幾瓶子血寄上，請你們用這血撒我們被釘者的祭壇，並唱謝恩的聖歌。危險已經過去。我的父親不久即可稱帝！……你們的嘉沛。」

奧肋良：這是人的腦袋難能想出的兇狠謀殺！魔鬼的惡計也不能這般兇惡。在自己母親的屍體前做這樣的兇事！——眼裏含着淚水，可是心裏却充滿凶殺！

傳賚民：是啊！這種兇狠的謀殺，從來沒聽說過！

馬瑟：（皺眉注視着說話的人，後趨前，走向傳賚民，指他。）你不要狡猾！你這個作司祭長的惡魔！這都是你一人做的事，這是你想出的好把戲！

嘉沛：這是別人愚弄我們，我和爸爸是絕對無罪的人。

傳賚民：（狂笑。）哈哈！我想既然露出了他們的破綻，他們便會後悔求饒的，現在竟還這樣地強辯！哈哈！你兒子的假面具已經揭破，這是天主教結的好果！

梅柴：陛下，現在我不能不說幾句話了。我實在不能再忍。我以為這事決不是嘉沛做的！只要看他天真無邪的雙眼，只要看他端莊可愛的一切行爲，我們便可以相信，他決對做不出這事。況且在屍體未寒的母親前，做這種兇殺的事，即便非洲的野人也是不忍去做，何況他呢？這是逆乎人情的矛盾事實。

傳賚民：你不認識天主教徒惡毒的心！

梅柴：可是，我却認識另一個人惡毒的心！（說這話時，以眼睜傳賚民。後轉向奧肋良。）陛下不妨用筆法證明，使真理得勝！

奧肋良：（向一奴才。）將這個罪犯的筆跡找來！（稍待，奴才偕吐巴上，將字跡交與皇上。

奧肋良看過，向嘉沛。）這是你寫的吗？

嘉沛：是！

奧肋良：（指先前看過的信。）這個呢？

嘉沛：這不是！

奧肋良：可是筆法完全一樣！

傅賁民：一定！

戴琪：嘉沛，即便花眼也能看出來的！

嘉沛：我從不曾寫過這種可怕的事！

梅柴：這兩個兇手你認識嗎？奴才！

吐巴：是！他們常在少爺那裏。不過平常我們奴才們不該注意這事。可是吐巴因為對主人特別小心從命殷勤，所以吐巴常能看到一些事。昨天很黑的時候，少爺把他們領到這裏來。半夜，太太要水喝，吐巴趕去伺候，看見他們在太太床前談話。可是他們說的是希臘話，我聽不懂！

嘉沛：吐巴！你不要撒謊！

吐巴：唉呀！至公義的耶和華！吐巴敢撒謊嗎？這是梅瑟誠律所嚴禁的啊！（拿出一信，向奧肋良。）這封信也在少爺桌子上放着，離那張紙不遠。（呈與皇上。）

奧肋良：（讀。）「嘉沛，別遲延了！一切教胞都爲你祈禱，希望你的事業成功！你要恆心，別洩露你的計劃。用瓶子把那特拉齊老虎的血盛起來……。你的聖父教宗。」

嘉沛：我的天主，每一個字都似一把劍向我刺來！媽媽！媽媽！是誰這般苦害我？

傅賓民：這種話無論什麼惡漢都會說！

奧肋良：市長！你對於這暗昧的事情有什麼意見呢？

馬瑟：我只有憤恨和惱怒！我咀咒嘉沛這個名字！——他一個小孩子，絕對想不到這種計謀，時間一久自然就會證明。可是只因為他是天主教徒，我就應當咒罵他。現在以我作父親的心思，我棄捨這孩子！我不要這種不爭氣·不孝的東西！

奧肋良：那麼，我的判決不能再遲疑了，各方面的理由逼迫我判決。這個謀殺皇帝的孩子，應判處死刑！馬瑟應當在公共市場上親口宣佈他兒子的罪狀，以洗白他的名譽所受的沾污。波飛！這孩子的老師——和一切天主教徒，都應以極刑處死。現在我們都要離開這地方。這裏是大兇殺案的產地，是天主教這隻猛虎活動的場所！這所建築包盡了人間的欺詐·忘恩·叛國等種種惡行，應當一火焚盡；我不能讓羅馬帝國的市長住在這裏。（向馬瑟。）你的兒子的案件清理之後，我要為你起造一所更華美的新居。（迅速携侍從等下。）

第十三場

馬瑟倚柱皺眉，眼凝視前方，嘉沛。

嘉沛：爸爸！因為你痛苦，也使我這樣難過！

馬瑟：你不要再看我！也不要再稱我爸爸！

嘉沛：爸爸！不要這樣說！我是你的孩子！啊！天主！爲什麼因了我使爸爸這樣痛苦呢？（轉身跪死者前。）

馬瑟：我的骨肉，我的孩子，我以前稱呼他爲我的兒子，我也切實地愛了他，可是，正是他敗壞了我的一切。我的希望是要以皇冠給他——我自己的肖像——加冕的，然而現在正是他使我成爲民衆所嘲笑的人！

嘉沛：噢！媽媽！究竟我做了什麼，應當受這種痛苦呢？這個充滿了痛苦的日子啊！我的痛苦太多了！天主！我沒有這麼大的力量來承受這些痛苦，我還只是一個小孩子！我的救主！你要以痛苦磨煉我嗎？那麼你把其他任何痛苦都放到我身上，我願意忍受，也能夠忍受。可是，叫爸爸親口咒罵我，叫母親死去，這種痛苦實在太重太多！（嘉沛于極苦中跪伏馬瑟面前。）爸爸！求你不要罵我，我實在沒有什麼罪惡！

馬瑟：離開我！我不願意再見你！

嘉沛：爸爸不要生氣！你的嘉沛並不是一個罪犯！我有罪無罪，我敢在媽媽的遺體跟前起誓。

馬瑟：不必說別的！我問你還要作天主教徒嗎？

嘉沛：這一次我說是，也不能算是罪惡！

馬瑟：（踢嘉沛前胸，嘉沛倒地。）你這一聲使我的心變爲鐵石。我要樂意定你的死罪！以後我要在那可恨的老農夫身上報仇！（兵士拿火把跑過舞台，號聲，奴才們携寶物四散奔走。）

嘉沛：（哀求狀。）啊！我的媽媽！請你們救我的母親！

梅柴：（跑入。）市長！你的房子已經起火，民衆正在反抗你亂喊亂叫，你趕快把細軟東西收拾起來吧！

馬瑟：啊！一切災禍都集中到我一人身上了！

梅柴：這都是傳寶民這個惡魔的毒辣計劃！

馬瑟：（恨得咬牙。）啊！傳寶民！

——幕落——

（第三幕完）

第四幕

羅馬市場，有公案設備，遠處馬瑟的房舍仍舊冒烟，並有大風和沉雷聲。

第一場

東弟，高盧，迪多，嘉理，各着雨衣站立於市場上皇帝石像前。

高盧：我想你今天出來，沒有什麼大危險。今天全城裏所談論的，都是嘉沛和馬瑟，通緝你的風聲鬆下來了。而且現在有人想你已經逃到非洲去了。

東弟：啊！真該祝福那些這般思量的小子們！我想也不大要緊。今天下雨，而且又在你們諸位保護之下，那些像老鷹般盤旋在我身邊要逮捕我的人，今天是無什麼能力的。

迪多：對於嘉猶和瑪考怎麼辦呢？他們大約不願意再跟從你了。你要破壞馬瑟的一切，可是他們現在唯一的信念却是「馬瑟要作皇帝」。

東弟：用這些人是不能謀成大事的。他們跟從他們的馬瑟好了！我有諸位的幫助已經足夠。總有一天，馬瑟會和他的房舍一樣壞得瓦礫不存！可是諸位以爲戴琪對於我們的事情有什麼意見呢？

高盧：如果能有一個妥善的方法，羅致到他，那是再好不過了。他的勢力能够主動整個議事會的。

東弟：爲此我早已想法要獲得他，不過他那羅馬人過大的自尊心，必須以巧妙的方法才能得勝。

高盧：他很知道我們的關係。每逢我提到你時，他都很機警地避去；如果我提到奧肋良皇上，他便煩惱地皺眉；一提到馬瑟，他便很顯明地表示出對馬瑟的怨恨來。所以，我們若能羅致到他，爲我們將成很大的幫助。

東弟：這一條我們絕對要辦到。不過可以等到我們的大仇報復以後。今天晚上，奧肋良的時刻就要來到了，馬瑟慘暴的手要完成這件流血的工作。你們要好好地激發他下手的決心！後來，等馬瑟完成了他的工作，正在滿足的時候，我們可以闖進去，在他身上也完成這件流血的工作。啊！假如我的敵人馬瑟在我面前躺在血泊之中，皇冠加在我的頭上，千萬個熱烈的歡呼聲，響徹整個朝廷時，那是多麼大的勝利和凱旋，應有多麼隆重的慶典呢！啊！到那時，好朋友們，是我們共享富貴的時候了。

高盧：今天晚上先讓我們的人佔領朝廷，這個事我自己安排就行。只要我一說，馬瑟一定順從的。刺殺皇上以後，他便輕輕地落到我們網裏了！

嘉理：這麼一來，民衆還要說我們是爲皇上復仇的人，而擁護我們呢。

迪多：當然，那時我們就可以十二分合理地高呼「東弟萬歲」了！

東弟：最要緊的就是應當叫馬瑟今天晚上實行謀刺。不然，怕嘉猷瑪考要敗壞我們的大事。

高盧：我一定要催促他，不要怕。這個人是過於貪圖虛榮的，只要我稍一奉承，他便毫不抵抗

地順從。

東弟：誰來啦？（注意聽。）

嘉理：馬瑟，嘉沛。（注視。）

東弟：他們兩個嗎？

高盧：走！我們離開一點，看他們到這個時候，還要做什麼！

東弟：若不是將來有更順心的報復，我恨不得馬上去刺死這兩個東西！（下。）

第二場

馬瑟，嘉沛。馬瑟臉蒼白，頹唐無力。嘉沛被縛。遠處有雷聲。馬瑟上。

馬瑟：他們可以來了，我馬瑟已經預備好。他那個特拉齊的老農夫強迫我在這樣一個雷雨的日子吐我的判詞！——沒有你，暴君，我業已說出我的判詞了。——從前布魯士（Brutus）因為他的兒子背判共和，他定了他們的死刑；我馬瑟的兒子敬拜一個釘在十字架上的奴才，我也可以定他的死刑。——不過，把這個暴君的命令加在我公正的判決上，讓滿街上的民衆都喊：「馬市長應當定他兒子的死刑。」「應當」這兩個字真是我莫大的恥辱，簡直使我羅馬人的血狂燒得沸騰起來！——可是我應當！我實在應當來這裏宣佈他的死刑。我不能讓他活着繼續損傷我的權威和榮譽。

嘉沛：爸爸！請你別再說這樣刺心的話！爸爸！我已經痛苦到這種地步了！

馬瑟：（不理嘉沛。）我昨天是怎樣的人？可是今天却成了怎樣的人呢？——她死了，被人燒了。這個，我男子漢大丈夫還能够忍受得住，我們人原來都是塵土的。房舍被一句冷酷的言語燒了，我也能忍受，因為無論怎樣，報仇的時機反正來近了。可是這我怎麼能容忍？——一個天主教徒……這……這個人是我的兒子！——啊！是我的兒子嗎？這是說謊，我沒有兒子，我從前也沒有兒子！我想錯了。（沉雷聲。馬瑟坐公案前，用衣襟蒙頭。）

嘉沛：（稍待。）爸爸！（馬瑟不應。更親切地。）親愛的爸爸！（馬瑟仍舊不應。嘉沛哭泣着。）噢！爸爸！

馬瑟：從前我是那樣爲了他而自傲，獨獨地爲了他而自傲。爲了他，我伸手去攫取皇冕，要實現我的夢想。皇冕的光已閃爍在我面前了，只要再一伸手，就可加到我的額上。可是他破碎了我的希望，致我的愛以死命！——我簡直是過度的愛了他，爲了他也愛我自己和我妻子。可是現在，我應當恨他！應當殺死他！啊！我恨不得總沒有愛過這個孩子才好！

嘉沛：爸爸！親愛的爸爸！請您不要再說這樣的話！

馬瑟：你叫我爸爸嗎？你這小子不要胡說！我不是你爸爸！

嘉沛：（懇求。）爸爸！

馬瑟：這一句話還不算一個大謊言，可是你那虛假的愛，真是一個絕大的欺騙。

嘉沛：虛假的愛嗎？爸爸！我是怎樣地愛了你呢？

馬瑟：（冷情地。）欺騙人！

嘉沛：（哭泣。）我不是騙子！我不是！我愛你！爸爸！

馬瑟：你這個可咒罵的，可惡的東西！

嘉沛：（傷心地。）我愛你，爸爸！

馬瑟：你這個該死的東西！

嘉沛：（親切的。）我愛你！

馬瑟：你愛嗎？你愛誰？愛我嗎？

嘉沛：爸爸！咒罵我吧！殺我吧！雖然我傷心，爸爸，可是我的孝愛依然存在。

馬瑟：真好聽的謊言！希望它不是謊言才好！

嘉沛：爸爸！信我的話吧！不要這樣慘酷。你可以咒罵我，可是你相信我的愛吧！我和媽媽暗地裏實行的信仰，教訓了我孩子應有的孝愛。

馬瑟：什麼？我聽得對嗎？你說你的媽媽？

嘉沛：（鄭重地。）是，她也奉了天主教。

馬瑟：你說勞地亞是天主教徒嗎？你不要胡說！小心！我能摔死你！（執嘉沛的雙臂狠命地搖他。）

嘉沛：我說的是實話，這裏有她的遺書。（嘉沛指信給馬瑟，馬瑟奪去閱竟，瘋狂地將信拋掉。）

馬瑟：（瘋狂地。）她也奉天主教麼？勞地亞也奉天主教麼？啊！連她我也應當惱恨！

嘉沛：爸爸！不要惱恨媽媽，媽媽是那麼好！你要惱恨，可以光恨我自己！

馬瑟：我的妻子是一個天主教徒，我愛了她；我的兒子也是一個天主教徒，我也那麼熱切的愛了他。這是什麼樣的愛情迷夢啊！走吧！走吧！我的靈魂須要安寧。（跑走。）

第三場

嘉沛獨自。

嘉沛：我可憐的爸爸！現在你的痛苦一時比一時加增了！我的心已經痛苦得撕裂了，我已不能替你担一些痛苦才好；可是我不能够把你的痛苦減輕，只有一個能瞭解這痛苦的人。我的救世主！求你不要使爸爸走向永遠黑暗的去處！求你指引他，賜給他靈魂的光明！爲使爸爸獲得救贖的大恩，我情願犧牲自己的性命，情願把我的血流盡。——親愛的媽媽？妳和波飛老師在天主台前轉求吧！使幸福和平安降到爸爸心中！媽媽！妳還記得妳臨終時的遺書吧？我現在念給妳聽。（舉信向天念。）「我的丈夫！離別了！但並不是永別！願你在信望愛上來追隨我。臨死的時候，我還求你，希望你爲了心中的千萬恩愛，聽我的話，跟我和嘉沛去愛那十字架上的被釘的耶穌。我們永遠愛他，希望你也要愛他！可愛的耶穌，要使你幸福。再見吧！親愛的！在天國中我也爲你轉求！」

第四場

馬瑟·來福·梅柴。

福來：如果我早看清這暗昧的事件，也不致於有這場奇禍了。現在市長的房子燒了，嘉蒲也作了囚犯。起初我以為學生們只是胡鬧，等到火燒你房子的時候，我才切實地明白了。原來這完全是司祭長計劃的毒辣手段。

馬瑟：（愁煩狀。）我早已知道了。我認識這個人，他實在是一個捧着香爐的惡魔。而且我也曾說出來過。

梅柴：福來議員！關於這事，有什麼證據呢？

福來：證據有力得很。昨天晚上晝夜的捕獲了三個頑皮的學生，就是傅賚民的大少爺狄伯，還有納索·理諾。這三個人你都認識的。他們很會撒謊，又聰明又狡猾，誰能比得上他們。可是這一次他們聰明過度了。昨天晚上，這三個學問界未來的光明把瓦洛議員欺負了一頓。瓦洛告訴了我，與這事有關的許多線索。就是：狄伯在這謀殺案扮演以前已經一切都知道了。這件事所以到今天發生是早已安排好了的。傅賚民和甫思兩人就是主謀者。

梅柴：那麼，我想應把府上的奴才吐巴拘捕起來。從他身上或許也能找出有關係的線索，因為聽說司祭長已收他為自己的僕從了。無論怎樣，市長的榮譽決不會再遭受沾污，事情不久必定會要清楚的。（下。）

第五場

馬瑟坐公案前，臉上現出諷刺的微笑，嘉沛緩慢而遲疑地走向馬瑟，然後依恃地靠近他。

嘉沛：爸爸我真沒有做那個事！

馬瑟：（嚴勵地注視嘉沛。）可是你自己知道此外你還有什麼罪惡？

嘉沛：就是我爱救世主耶穌嗎？

馬瑟：你不再信奉天主教，才算是孝順的孩子。

嘉沛：爸爸！不論叫我作什麼都行，可是背棄救世主，比任何賣國的罪都重大。

馬瑟：不要說什麼反對的話，你知道你爸爸的意思。

嘉沛：我的波飛老師已經爲耶穌死去了，我也要永遠忠於我的救主。

馬瑟：我咀咒波飛，他實在是殺害我榮譽的兇手。

嘉沛：噢！爸爸！……

第六場

馬瑟，嘉沛，高盧。

高盧：（驚訝。）馬市長！是你麼？我們這次是怎樣的一個會面呢？你的星相這麼快，就消失

了嗎？

馬瑟：高盧！不要說這種無意思的話。天上的星辰無論有人看沒有人看，它一樣發光。終有一天我的星要透過烏雲射出光輝來。

高盧：那麼市長必須除去烏雲才是，不然怕你的星不能變得和太陽一樣光明。我想今天晚上就是除去這烏雲的時候了！

馬瑟：是！奧肋良就是這烏雲！

高盧：我們的話許嘉沛公子聽嗎？

馬瑟：（向嘉沛。）走！

嘉沛：爸爸！這個人不是好人，爸爸千萬別聽他的話！

馬瑟：趕快走！（嘉沛下。）

高盧：我要說句坦白的話，如果你報仇的心沒有死，那麼今天晚上便是奧肋良應當死的時候了。你的恥辱，就是我們全體的恥辱。我們要絕對擁護你。我今天想用你的親兵把皇宮包圍起來，到夜半的歡宴裏，奧肋良酣醉的時候，你可以伸出你的手，勇敢地完成這件大事。奧肋良的生命就到末日了。

馬瑟：以後怎樣呢？

高盧：以後，自有千萬人在靜夜裏歡呼：「新皇上萬歲！馬瑟皇上萬歲！」

馬瑟：沒有訪到東弟的蹤跡嗎？

高盧：有人說他逃到非洲去了。

馬瑟：（譏誚地。）哈哈！在非洲的曠野裏，作他的皇帝去吧！

第七場

東弟悄悄地上，潛行至他們身邊，突然挺身。

東弟：我的命令在羅馬還有昔日的勢力！不久，你會覺得的！馬瑟！（說罷，霎時躲得無踪。）

馬瑟：（少頃。）啊！這是東弟。

高盧：他怎麼能上這裏來呢？決不是東弟。

馬瑟：這事你也不知道嗎？

高盧：我怎麼能知道？

馬瑟：（惘懣。）高盧！你要知道，東弟並不是一個神，他不能突然從地裏生出，一剎那間又消失的。高盧！你現在是作了東弟的外壁了！是不是？

高盧：你怎麼這般懷疑我？

馬瑟：誰敢說在一個忠誠的容貌裏，不能隱匿着一個虛偽的心呢？

高盧：可惡！一切都敗露了！那邊你的人瑪考嘉猶，都來了，現在這一場爭奪帝位的戰爭就

要開始，看是誰勝利吧！是東弟！或是馬瑟！（疾下。）

第八場

瑪考，嘉猷，上場。

嘉猷：（匆忙。）市長，你小心高盧吧！他是你的對頭！

馬瑟：我已經看透了了他的一切。

嘉猷：東弟現在還在羅馬，他正煽動得厲害。今天當我們正在高盧家歡宴，慶祝我們升遷的時候，他忽然出現了。他責罵了我們。他提到你對於他和親兵團所做的事來，直氣得咬牙。他說的語那麼迎合人心，高盧簡直句句贊成，竟連迪多和嘉理也都隨從他了。他雖然恐怕我們說，假如你一倒台，我們馬上會失掉我們的職位，可是和瑪考我們倆始終要對您忠信！市長！

馬瑟：現在只有你們是我所需要的人了。

嘉猷：現在我們究竟應當做什麼呢？

馬瑟：我已經把命令擬好，（寫在板上。）你們把這命令傳給兵士們知道：嘉理·迪多·高盧應立刻斬首！東弟這個最有危險性的人，應當全羅馬的捕快去追緝他。以後率領親兵入宮。今天因為有宴會，衛兵入宮決無人懷疑的。

瑪考：今天要有一道新光，在夜間生出來，這就是大馬瑟的光。（二人下。）

第九場

馬瑟，嘉沛。

嘉沛：爸爸！你聽信了那個壞人的話嗎？

馬瑟：誰要你多管。

嘉沛：爸爸！他計劃要你殺人啊，爸爸！

馬瑟：殺人有時也是必須的！

嘉沛：決不！爸爸！殺人是罪惡。

馬瑟：罪！「罪」是什麼？

嘉沛：天地的主宰說過：「不許殺人。」

馬瑟：（笑。）你聽見他說了嗎？

嘉沛：我聽見了。我的信仰，我的良心就是這主宰的聲音。

馬瑟：這是胡說。如果你先把這個奴才天主忘記，再看見皇冕的光輝，那麼你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了。

嘉沛：你的良心一定也告訴你「不許殺人」的，爸爸！

馬瑟：這是從前的事，現在過去了。一個羅馬人是自己製造他的良心。

嘉沛：你不要殺人，爸爸！不許殺人！

馬瑟：你如果還固執地要作十字架的奴隸，我要掐死你！

嘉沛：（跪求。）爸爸。不要殺人！我以媽媽的愛求你！

馬瑟：這種可惡的要求，小孩子，不能再說！

嘉沛：你許給我不要殺人了。

馬瑟：你以為別人說幾句話，我就會改變主意？我就是這樣的人嗎？我有我堅決的主意！走！
一個女人才有這樣的祈求。

嘉沛：那麼你真要殺人嗎？爸爸！

馬瑟：是！你走開！

嘉沛：（堅決似發令。）你不能殺人！

馬瑟：這樣的話，我還沒有聽過。

嘉沛：（用全力。）你不能殺人！你不能犯這種罪！

馬瑟：假使是演一齣滑稽戲，我準笑了。

嘉沛：你是我的爸爸，我有責任來拯救你。媽媽現在所居住的天國，也應當有你的分。可是你如果殺人，就把我這希望破壞了。況且，你要殺的又是我們的仇人，而愛仇却是一個嚴命。

馬瑟：愛仇人？這是你們道理的新花樣嗎？這又是一個新謎語！

嘉沛：我再說！爸爸！你不能殺人！

馬瑟：我告訴你，這話你一句也不許露！

第十場

衛兵，議員慕哲，福來，戴琪，後有民衆，右有兵士牽三個學生隨瓦洛上，依次站好。
。傅寶民由左方着白衣上，奧肋良坐公案前，號聲令民衆肅靜。

奧肋良：（命令式。）傅寶民！

傅寶民：（鞠躬。）臣在這裏。

奧肋良：我問你，馬市長府上這一齣戲是誰的腦子想出來的？

傅寶民：嘉沛！

福來：好瞎話！

奧肋良：（加緊追問。）誰？傅寶民！

傅寶民：（微懼。）我想是嘉沛。

奧肋良：司祭長！不要再抵賴了！你承認好了！這裏有人知道你做了什麼好事。

福來：狄伯知道你的計劃。他一句沒留意的話，揭破了你的陰謀。你預備的倒真完善呢！

納索：我們只是和瓦洛議買胡鬧。

理諾：我們並不明瞭狄伯的祕密。

奧肋良：瓦洛！看，這就是你的鬼，這羅馬司祭長，便是他們的魔王。

瓦洛：我現在還氣得沒有辦法！啊！這些壞蛋，他們把我從轎子裏拖出來，如同打野豬一樣亂

打。可氣死我了！——我要報仇！吡！他們都死！我以羅馬大神的名字發誓，我要報仇！

梅柴：（上場，兵士牽吐巴隨後上。）現在有好證人了。這個猶太奴才，已經嚇得什麼都說出來了。

吐巴：（伏在地上。）是別人引誘我做的。恩典吧！可憐可憐！吐巴再也不敢這樣了！

傳賚民：唉！都露出來了！都完了！

奧肋良：（起立。）對！一切都完了！五分鐘以後司祭長應自殺下地獄去！隨後劊子手便把你的好兒子給你送去。至於納索和理諾，他們兩個好學生怎樣打了瓦洛，現在在瓦洛跟前照樣挨打，到什麼時候瓦洛說够了，就停止。

瓦洛：你們放心吧！「夠了」這句話我不會那麼早就說出來。我就是喜歡聽小鬼叫！（兵士帶學生下，瓦洛隨後。）

梅柴：這個猶太人怎麼辦呢？

奧肋良：活埋他！

吐巴！（哀求。）可憐吧！恩典吧！別叫我死！

奧肋良：趕快把他拖出去！這隻臭狗！

吐巴：（被拖出。）唉呀！噫呀！

奧肋良：（向後面站立的馬瑟。）馬瑟！不要再沉思了，覺醒一下吧！讓你的心靈高興一點吧！

馬瑟：（冷靜。）謝謝陛下的好意！

奧肋良：不必再氣憤了。這樣複雜的事件，誰能够一眼看透呢？

馬瑟：我早已知道這一回事，而且也早已說出來過——可是一個命令，我家祖宗世代住居的房舍，都化成瓦礫了。

奧肋良：雖然我說了一句話，讓火燒起來，可是我也能說第二句話讓大理石起造華麗的府第啊！

馬瑟：可是心已創傷得太厲害了！

奧肋良：把過去的一切遺忘了吧！不必再回想它。嘉沛，來！只要你能放棄那十字架的糊塗，

接受朝廷的榮華富貴，一切都算妥當了。

嘉沛：啊！十字架的糊塗——是多麼幸福的糊塗啊！

奧肋良：（向馬瑟。）他有些迷了，他受的刺激太大。（向兵士。）把鍊子給他解開！（兵士解狀。）我的嘉沛，你是無辜的孩子，大家都錯怪了你！現在伸出你的手來，我們上宮裏

去。我們大家都歡樂去吧！天已經不早了。（向兵士。）你們看守着傅賚民，等他的血流盡以後再走！

嘉沛：聖上！饒這個人的活命吧！

奧肋良：什麼？讓我饒赦你最大的仇人嗎？

嘉沛：正因為他是我最大的仇人，我更應當愛他。

奧肋良：啊！這孩子受的刺激太大了！（同隨從下。）

馬瑟：（走着。）再等兩天，如果還固執的要作天主教徒，一定該死！（下。）（高盧的衛士上，交給戴琪一個蠟板，戴琪遂留住未走。）

戴琪：高盧在那裏？

衛士：在那邊遊廊裏等着。

戴琪：領我去！

衛士：好！隨我來！

第十一場

傳來民同幾個兵士。天漸黑，遠處有雷聲。傅賚民斜靠石像，失望地凝視前方。

兵士：（稍停。）我們不能再等了！你快點！

馬瑟

傳賚民：你們去叫一個彈琴的人來！我要在琴聲中流盡我的血！（一個兵士去。）（自語。）現在我應當走上這一條可怕的道路！究竟我這一生敬奉了誰？什麼是我生活的意義？——我活一生都是爲了誰？啊！我敬的是羅馬殺人的神！他們慘酷地破壞了我一生的幸福！（看天。）他們只詭詐地俯視着地面！——啊！你們這些可惡的神！你們要看傳賚民流血嗎？那麼請先聽我虔誠的祝禱：「啊！你們這些個天上的虐王！你們這些譏笑人的神啊！願你們滅亡！願你們毀滅！我一生獻身於你們的光榮，可是你們給我的報答呢？你們却永遠忘記了我！——我被欺騙的心中深深地憤恨！我的一切咒咀都歸到你們身上！希望我誠心奉香的廟宇和祭壇從此都破壞，對你們的祭禮從此都被人疏忽被人忘記！你們這些可惡的神，我咀咒你們！我咀咒羅馬！我咀咒馬瑟！我咀咒奧肋良！我咀咒我自己！傳賚民。」

兵士：趕快吧！我們已經聽夠了。

傳賚民：（向彈琴的。）開始吧！我已經預備好，要割開動脈使血流出來。我要在琴聲中結果我的生命。（琴聲。他拿刀在手，凝視前方，要割，後又拉回刀來。短短的怕死和失望的戰爭之後，振作精神，用力割開動脈。稍頃，倒地掙扎。）

——幕落——

（第四幕完）

第五幕

宮殿內，一間華麗的屋子後部有帷幕隔開，另爲一室。夜晚。

第一場

馬瑟和梅柴。

梅柴：要做現在就應當做了，酒已下得不少，皇上已醉薰薰的了。

馬瑟：戴琪的行動，和他這次突然不在場，我覺得很可疑。我們應當小心他。

梅柴：不必怕他，這個人一懷疑眼便會非常的紅。今晚大事完畢，共和國成立起來，他的疑惑自然會冰釋的。那時他不但會解除了痛苦，並且還要撲到你懷中，請求你原諒呢！

馬瑟：不，他眼裏有別的一種神情，不是疑惑，而是一種非常堅強的決心。（隱隱有酒杯和歡

呼「嘉沛萬歲聲」。)

梅柴：聽，他們正在興高采烈地暢飲呢！不是也可聽到「嘉沛萬歲」的喊聲嗎

馬瑟：你回去吧！我在這裏等嘉猷。我們兩人這樣長的時間不在場，怕有人起疑的。

梅柴：市長的隊伍都已開到了嗎？

馬瑟：我想還沒有。——哎！遲延真讓人不好受。我想須等軍隊調齊之後，我們才能舉事。

馬瑟

梅柴：到時候，您不要忘了給一個記號。

馬瑟：與肋瓦在這裏死更好！席間人多，唯恐遭遇不利，亦未可知。——只要這老農夫一死，「馬瑟萬歲！共和國萬歲」的口號便會很容易地由整個羅馬城傳出的。

梅柴：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吧！我倚靠你。

第二場

馬瑟獨自。

馬瑟：明天的太陽就要看到我馬瑟的皇冠了。啊！只是奇怪，梅柴爲什麼還迷于一個幻想的共和國呢？共和國只能在瘋人院裏找到，羅馬決不能有共和國。希望我現在能堅決一點才好！剛才，席間我要握劍的時候，忽然有一種從未有過的顫抖來到我身上。（雲霧中現出勞地亞夫人。）啊！她又出顯了。趕快走吧！我不願再看見那蒼白的臉，流淚的眼睛。她看我，我不願看見她！——這是因爲痛心的回憶，而致神經錯亂所產生的惡幻想嗎？——她站在我面前。噫呀！那是她的眼睛，她僵硬死人的臉，她哭。她定睛看我。她的眼光要穿透我的心。——噫呀！這眼，這眼光，啊！誰叫她來難爲我呢？這種低弱的聲音，這沒有血色的嘴唇，這無力的「停止吧！回頭吧！」的聲音要使我的血液凝固起來！勞地亞！妳咒罵我不要緊，可是不要再這樣說：「馬瑟！飯依吧！隨從我奔向十字架吧！」這不是我可以走的

路。我是羅馬人，我的路是向皇帝寶座走去的，我的目的即是皇冕——爲我自己和妳的兒子嘉沛。勞地亞！不要再說！妳走吧！走吧！

第三場

馬瑟·嘉沛。

嘉沛：（由內台喊。）爸爸！爸爸！

馬瑟：嘉沛喊我。現在妳還不走嗎？看妳那含淚的眼，妳還更懇切地哀求嗎？妳要把我殺人的主意給打消嗎。

嘉沛：（上。）我覺得有點害怕，就上您這裏來了。

馬瑟：害怕不能決定你的行徑。可是害怕真能使人亂。

嘉沛：爸爸！我的孝愛心使我爲你害怕，我不能再離開你。

馬瑟：你如果能從我這不得已的記憶中解救出我來，我歡迎你。你看，她的眼在怎樣地注視我。她身傍還有雲彩。這種眼光真要使我的血凝固起來，使我的神經錯亂。

嘉沛：這是您守在媽媽病榻前掙扎時，愛情·痛苦·傷心刻在您心上的像。

馬瑟：（凝視。）她在責備我。你看，她的責備鑽入我的心，我無論睜眼闔眼，總可以看見她。勞地亞！妳去吧！妳不要改變我鐵石般的主意！

嘉沛：媽媽！妳別走！妳阻止他，別讓他走上犯罪的路！強迫他回過頭來！爸爸！和我一同祈禱！

馬瑟：嘉沛！走吧！別難爲我！

嘉沛：（親切地。）爸爸！跪下！

馬瑟：（掙扎。）勞地亞！我已走上了我的路，我不能再回來。

嘉沛：來！爸爸！我們祈禱吧！

馬瑟：嘉沛！

嘉沛：爸爸！跪下！祈禱吧！

馬瑟：這是什麼話？讓我成一個糊塗人嗎？

嘉沛：祈禱不是糊塗事，它能給你內心的平安。

馬瑟：我不會哀求。

嘉沛：（懇切地請求。）爸爸！讓我捧着你的手。（抓馬瑟手，捧着，馬瑟並不反抗。）我要同你一齊祈求天上的母親。（嘉沛跪下，懇切地仰望天，捧馬瑟手不放。）天堂上的媽媽！從幸福的天上往這涕泣之谷看看吧！爸爸錯了，只有天主的聖寵能救他。妳的嘉沛爲此懇懇求妳！（馬瑟沈長嘆氣，欲收回爲嘉沛所執之手。）什麼時候聖寵還沒有感化他的心，我決不放開他這兩隻手。媽媽！妳轉求吧！妳必須救爸爸！

馬瑟：（感動。）嘉沛！你放開我吧！

嘉沛：求仁慈的耶穌，用他充滿慈愛的眼光照亮爸爸心中的黑暗。他的眼光，從前拯救了馬大肋納，把她領到加爾瓦略山上去。這眼光現在並沒有消失。媽媽！妳祈求吧！叫救世主把這種眼光投向爸爸的靈魂，使他不得不奔向十字架去。用好耶穌的寶血洗淨他的罪污，把他的靈魂引到超性的境界裏去。

馬瑟：（當嘉沛說到最後的話時，極其感動，忽然大哭起來。）噢！勞地亞！啊！嘉沛！

嘉沛：你在這靈魂上完成你的工程吧！你爲他流盡了你的寶血，現在轉變他的心吧！叫他以十字架的恥辱爲光榮，叫他從心裏呼喊出來「我信仰你」！這樣好拯救他，使他幸福地離開這涕泣之谷。——爸爸怕已不能久居人世了！（馬瑟跪下，嘉沛放馬瑟手，馬瑟哭泣，以外衣遮臉。）

天上的聲音：（聲音清澈玄妙，充滿着神祕的意味，同時響着極弱的琴聲。）我要進入你的心。

馬瑟：（感動得顫慄。）是怎樣的光亮照射着我的思念啊！

聲音：（低聲。）信仰吧！

馬瑟：我憎恨過這種光亮。……

聲音：現在你盼望吧！愛慕吧！

馬瑟：你是這樣的美好，我怎能當得起愛你！

聲音：我賜給你一顆新愛心的心。（樂音止。）

馬瑟：你就是這愛情。求你賞給我平安！

嘉沛：我要永遠讚誦天主的慈愛！

馬瑟：（稍停，顫慄，慟哭。）我在另一個世界裏清醒了。現在我獲得了新的認識與瞭解：從前以爲是糊塗的，現在正是我內心的福樂；從前以爲信仰是虛無，現在却成了我地上的天國。十字架將我的生命改變了。我見基多在十字架上站立于天堂的光輝中，他的五傷射出強而熱的光；他的眼放射出光亮的大海，使我的心神沉沒于這大海中。我在這海中重生以後，完全爲他而生活。

嘉沛：（歡呼。）這是信德與愛德的合讚！這是多大的幸福！爸爸！現在你明白了愛情的奧秘，這奧秘，在浸血的刺冠上閃光，十字架給你解釋了它。既然你愛了救世主，現在我可以平安地死去！

馬瑟：我愛慕你，好耶穌基多！（遠處有號聲。）

嘉沛：是，這是那偉大的聖名！天神在天國的琴聲中永遠讚誦這個名字。善人在世間的虔禱中呼求這名字心中便覺喜樂。啊！甘飴的耶穌聖名！我久已渴望爸爸口裏能說出這可愛的名字。爸爸！現在我們靠着這名字，要喜喜歡歡地渡過苦海，進入天國去。媽媽在那裏等着我們呢！噢！耶穌！愛情的天主！

第四場

馬瑟·嘉沛·慕哲。遠處有號聲與交戰時的兵器聲。

慕哲：（疾上。）了不得啦！趕快逃走吧！

馬瑟：有什麼事情發生？

慕哲：街上已發生巷戰了。叛兵已逼近皇宮。由迪多·高盧·嘉理等率領着攻上來了！你的人現在正在血中掙扎。嘉猶瘋狂似地同他們交手。馬考已首先陣亡了。現在大軍除第二師至第六師還在抵抗，其餘的都已投降了叛兵。東弟正以全力向你的人馬進攻。雖然暫時還能把東弟打退，可是時候一長，恐怕便不能支持了。

第五場

前人，奧肋良皇上。

奧肋良：（略有些酒意。）這樣雜亂的號聲和喊聲有什麼意思？什麼事？

慕哲：是東弟的號聲。他們喊着要謀殺陛下，聲討馬市長。（馬瑟出去窺探。）

嘉沛！您逃走吧，陛下！我可以作您得救的犧牲。

慕哲：趕快逃走吧，陛下！連一秒鐘也不要耽誤！快逃走吧！現在抵抗已是無用。東弟推倒陛下的口號已煽動了整個軍心，大軍已完全響應。高盧也統率親兵攻進皇宮了。趕快逃走吧

！（馬瑟向來。）

馬瑟：他們口口聲聲喊着要陛下死，要馬瑟的血，我們想逃走真太不易了！（向奧肋良。）請

陛下將皇袍皇冠脫給我，陛下快着平民的服裝逃走吧！我替陛下死！

奧肋良：你要這樣犧牲自己嗎？

馬瑟：（向一傍走去，小聲自語。）啊！我一生期望着皇袍與皇冠了。現在把我罪惡中所希望的變成我做補贖時的服飾吧！（決心地站立皇上前。）

奧肋良：那麼愛卿的生命將要失去了。

馬瑟：這樣方能救得陛下！

幕哲：趕快逃走吧！喊聲更近了！

奧肋良：（向馬瑟。）那麼，來接收皇袍和皇冕，這要成為你生命所交換的代價了。

幕哲：趕快穿過御花園向提伯里河邊逃吧！

奧肋良：這把劍還給我殺開條路。走吧！（疾下。）

第六場

馬瑟：（着皇上衣冠。）趕快逃吧！我一死，他們的氣憤便可散盡，你便可以趁機會得救了。

第七場

前人，嘉猷，兵士數名。

嘉猷：（遍身血污。）跟我來！殺條出路到營裏去！我們的人馬正在等你。

兵士：馬瑟萬歲！新皇上萬歲！

馬瑟：不要這樣喊，我不是皇上！

嘉猷：你頭上皇冕的光亮，就是我們的勝利。爲什麼不讓喊？

馬瑟：（決心。）走！我跟你們一齊死去！

嘉猷：我們用「馬瑟皇上萬歲」這個口號使敵人胆寒，然後闖出一條路來走吧！（與兵士兩着賊衝出。）

馬瑟：嘉哲！看待嘉沛作你自己的孩子！再會！（與嘉哲握手。）我要去啦！

嘉沛：（不讓馬瑟走，緊執右手不放。）不要走！爸爸！（稍待片刻，外面有戰鬥聲。）

第八場

前人，奧肋良皇上。

奧肋良：（拔劍。）那裏來的「馬瑟大帝萬歲」？

馬瑟：這是他們在譏笑臣的罪惡：從前我有意謀奪陛下下的江山，爲了這罪，現在應喪失幾千人

的性命。故此請求您說一句赦免的話吧！陛下！

奧肋良：現在叛逆的人，着我的皇袍，站在我面前，我不能再跑出去了。

馬瑟：（跪在奧肋良前。）赦免我！陛下！

奧肋良：赦免你一個大逆不道的人嗎？（拔劍來刺殺他。）

馬瑟：用我的血來消除我的罪過吧！……親愛的……耶穌！（死。）

嘉沛：（哭。）爸爸……爸爸！

第九場

前人。東弟·高盧·嘉理三人執劍上。

東弟：啊！就是他！

奧肋良：來吧！你們這些狗，來舔我的血吧！（且戰且走，漸漸退至第二室。）看劍！東弟！

（東弟死於門前。）不怕死的儘可以來！（高盧·嘉理奔來與奧肋良惡鬥，奧肋良交着戰退至幕帷後。起初尚有交戰的響聲，後有臨危的呻吟和呼氣聲。）

第十場

戴琪與迪多自幕帷後上。

戴琪：這是怎樣一個流血的事件，東弟死去了嗎。

迪多：馬瑟也死了，在那裏躺着。

高盧：完了大事。皇上已死，現在你的時候到了。新皇上就是戴琪。

戴琪：下令告知兵士去！

高盧：最好你親自去見衆兵士，使大衆的心興奮一下！

戴琪：嘉猷一死，不會再有其他的反動了。可是也不可輕易放過和馬瑟一鼻孔出氣的梅柴。

（指嘉沛。）馬瑟殘餘的這個小東西，明天可以送到戲場去，作獅子的食物。慕哲！你隨我來，我有話向你說。（同高盧下。）

慕哲：（握嘉沛手。）嘉沛！快要升天堂了！

嘉沛：再見吧！爲了我可憐的父親，你勇敢地犧牲去吧！（慕哲下。）

第十一場

嘉沛獨自一人。

嘉沛：我的父親死了！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呢？我不知道。——好耶穌！你寬恕他吧！（抱馬瑟頭慟哭。）在這空虛萬惡的世界裏，我成了多麼孤苦的人哪！我抱着爸爸的頭，我心中非常難過，因爲一切都給我奪去了。這樣深的傷，這樣蒼白的臉——好耶穌！當他臨死呼求你聖名的時候，你給他開了天堂門麼？我無論向上看或向下看，眼裏飽含着淚，心裏充滿着

痛苦。好耶穌！不要再讓我這無人憐念的苦孩子爲爸爸哭泣了！（一層薄霧從高處降下，台後部敞開，較高處的光圈中站着救主耶穌。天使們圍擁於救主身邊成半圓形。勞地亞著雪白長衣跪救主前，懇切求救主。她一手放胸上，以另一手指馬瑟。距衆稍遠處，馬瑟着苦衣在煉獄中。另一處有波飛同致命的聖童。波飛伸手向嘉沛。致命聖童們將橄欖枝下垂。同時有大光與音樂聲。）

波飛：你父親的痛苦頃刻就要結束。你離開世界之後，在天國裏能見到他所獲得的榮冠！父母和兒子，要在天國裏永遠團聚！

救主：（親切地。）嘉沛！

嘉沛：我這就去！這是何等的幸福！（台後部迅速掩蔽，遠處號聲和喊聲又起。）

台內聲音：戴琪萬歲！新皇帝萬歲！

——幕落——

（第五幕完，馬瑟五幕劇終。）

天主降生後一九四八年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初版



馬瑟

地上皇冕與天上榮冠

原著者 P. Joh. Kreiten S. V. D.

翻譯者 狄剛

印刷兼發行所 山東兗州保祿印書館

山東兗州教區主教 舒准

87
47

115 47

